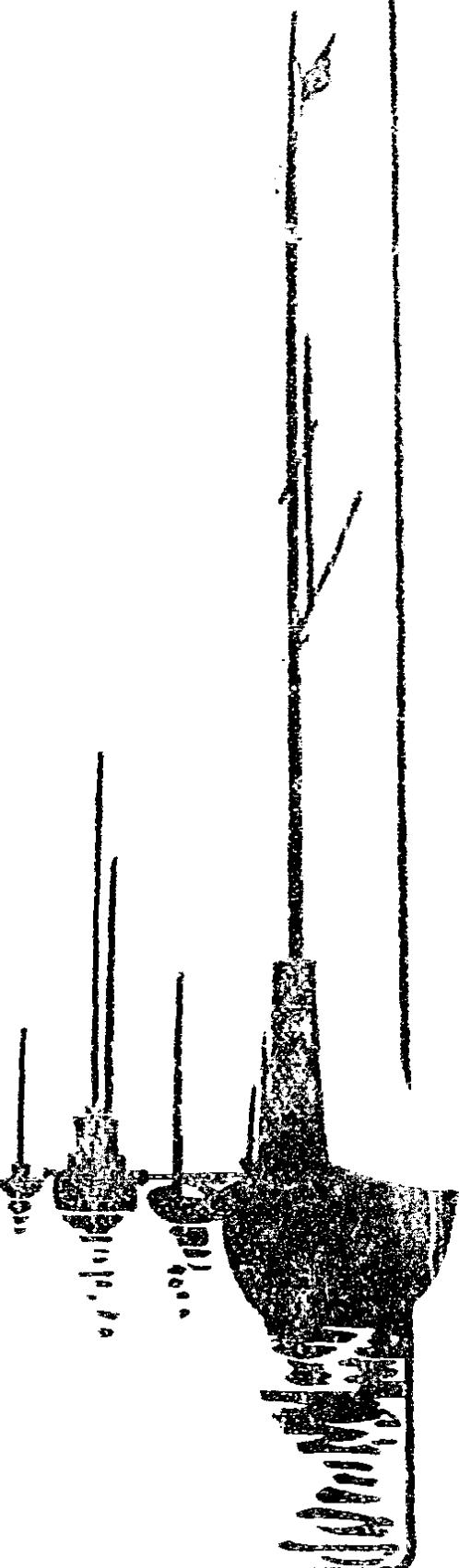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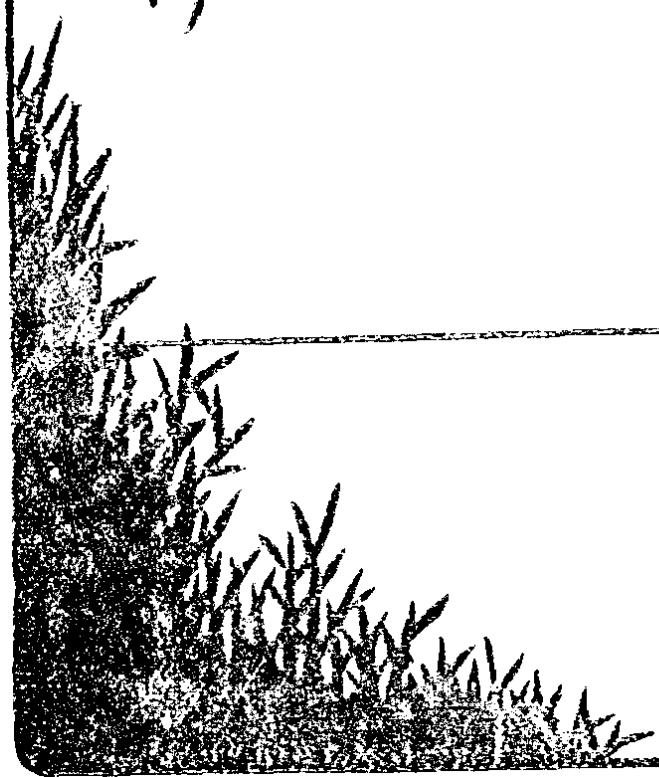


情
鐵

中華書局印行





童子軍團法織勇義組

全一冊

童子義勇團之法。創自英國。徧及歐美。近吾國學校中亦多有仿行之者。本書根據英國童子軍組織法。及日本今西嘉藏氏英國少年義勇團之組織與教育二書之技術。無不詳備。近聞軍國民教育。教育部志在必行。此書實組織童子軍者極好之參考書也。

童子軍組織法

全一冊

而
成
內
容
特
加
增
損
務
以
適
於
吾
國
爲
主
與
直
譯
日
文
者
大
有
區
別。
凡
關
於
組
織
之
方
法
訓
練
之
綱
要
及
鍛
鍊
身
體
之
要
訣
看
護
救
急
之
技
術
無
不
詳
備
近
聞
軍
國
民
教
育
教
育
部
志
在
必
行

言情小說

情
鐵
金
冊 上

中華書局印行

情鐵上卷

第一章

一千八百八十年十月一日天氣晴明。有少年人衣獵衣人至清整據巨橡之根而坐。橡樹之陰直覆愈夏之斜坡。有棕色西班牙之狗臥於少年坐處數步之外織草之間目耿耿然視主人似請示其進止。少年夷猶未決倚鎗枝於樹幹間。獵囊則擲於溝次。背日光以兩手承其領引目四瞭時路之左次有叢樹薪而更蘖長者二年矣。枝幹扶疏叢發於綠草之上。蔚然如小岷路漸下漸傾至於山澗而止而草場遠望可見滂亞柏村。村間屋頂中忽突出古教堂之鐘塔。塔爲石制如遏掩蠟花之銅冒。村右有夏屋一道渴渠盡藝果樹。有小水一道名曰鴉伯。而村人竟稱之爲河。實則非河。河穿叢柳而過柳條下垂搖曳水次更遠則有一巨廠烟甬中紅烟外冒爲嚴風所振四散瀘廊之中黑牆一道繚至山跌而跌中多穴蓋廠中取鐵於是間

者穴上多葡萄之樹以果爲酒乃盛行於時名曰慕西時天色蔚藍有輕雲一片如張帆行於海中萬聲都寂唯遠遠廠中椎杵之聲漸漸因風送至樹端此少年獵人爲靜景所迷木然弗動已而萬景皆渺蓋心有所思目中遂無所見但笑靨微展追思往昔之歡而日影亦漸移向樹端作淡金色似有一股熱氣自地上升襲人覺林間靜境靜益加靜忽見狗鼻進觸其膝二目注視如有所求少年曰汝不耐寂耶且少忍我立行矣於是太息而起懸獵囊於身荷鎗超過小溝入叢樹中獵狗已奔竄草間忽止於荆莽之次二足拱立不動如石狗焉尾則微搖目光如指示其主人少年趨進見巨兔竄出其行如飛少年以鎗轡之彈出烟散兔已他逸少年初不謂異但悵悵耳口中言曰又失却一獸矣迴視其狗曰此大不幸事辜負汝之追逐忽聞有鎗聲在百步之外發於林間一分鐘後林間有楚然之聲枝開有壯士衣獵衣吉莫靴破冠趨出林外一手執鎗一手執兔卽此少年所逐者少年進而笑語曰君大有幸壯士曰然則發鎗者足下耶少年曰然吾乃無能此兔出我胯下吾於二十步

內以鎗擬之。乃不中。壯士不屑曰。此大非佳。顧足下何由行獵於此。少年微駭曰。鄙人之行獵於此。固有權力。壯士曰。否。吾知此樹屬於諦學白黎。勿論何人。均不許涉足其地。少年傲然曰。卽鐵廠中主人乎。鄙人乃不知身犯其地。或誤至耳。然則足下卽爲主人守護之壯士乎。壯士不卽答。但問曰。足下何人。少年曰。吾爲布利埃侯爵。請足下信。我生平萬不犯人禁地。侯爵語後。壯士大慚。鞠躬言曰。侯爵恕我。果知侯爵至此。吾決不進。問今請侯恣獵。吾行矣。方壯士語時。侯爵視其面甚審。此人固粗笨且衣敝服。然狀至魁偉。黑鬚繞頰。精神靈警。兩手至白。肩上所佩之鎗。機關至美。惟英倫中方有此製。侯爵曰。謝君見愛。惟吾無分識。諦學白黎。但知其人非善鄰。鄙人頗與交惡。決不再至。此間更發一鎗。吾昨日至布利埃。初不識路。願行獵之興。乃引吾出此界綫之外。今不更履是間矣。壯士曰。聽侯所爲。惟諦學白黎之爲人。吾敢代之剖白。其見惡於侯者。殆不得已也。此人近布利埃之地。蓋爲開礦。聞其人必有所償。使侯稱意。且笑曰。天下鄰居之界域。原不能了了。想侯亦當知之。侯旣不識其

人。幸勿爲求全之責。想侯一猛省必知立論之苛。侯爵聞言。卽曰。君得母爲廠主之朋友乎。或爲廠中之人。不然何斤斤爲之辯白不已。壯士曰。侯甚明。此不易理也。已而亂以他語曰。侯在兩鄉之間行獵。似不留意。惟諱學白黎之爲人。好勝。果聞侯於其所轄之地行獵。不得一禽。必且大怒。今請侯收此一兔。並此小竹雞四。侯爵曰。是決不能。必強我者。我決無歡。壯士曰。縱侯不歡。吾必相強。今請擲此物於溝次。侯若不屑。亦聽侯所爲。吾意殆爲狐狸福耳。今日幸得與侯爲禮。遂鞠躬疾步入林而去。侯爵呼曰。先生而壯士已。曾不之見。少年曰。奇哉。我將何爲。忽見西班牙之狗走喫小竹雞。上其主人。侯乃大笑曰。汝固不欲空囊而歸也。遂攜此兔。並四竹雞款步自歸。布利埃之邸第。制本魯意十三時。中爲正屋。展出兩翼。石製雜之以磚。兩翼瓦上突出烟甬。雕刻作花縷。屋前有廣場。長可五百尺。其旁夾以沙石。闌干作粉霞色。分爲數小道。前趣有階八級。其下中空夾階。有闌干。花蔓生其上。遊人以手按之。香氣留於指掌間。屋固面北。當秋末之時。曠爽宜人。引目遠盼。百景呈露。屋處山上。與傍

亞伯村相望。周圍皆花樹廣可三萬尺。勢下趨至谷而止。自有諦學白黎之廠適當其衝。風景遂殺而幽靜之境亦生。俗喧然屋在萬綠之中。終不能奪其雅。惟屋曠不居。侯爵之父年二十時已承受此巨產。乃移居巴黎。不居故第。每當獵季始還舊居。至三月之久。每侯爵一歸。用至揮霍。村人每當冬季。恆得餘羨。一千八百四十年時。傍亞伯村人爲社會黨所証。乃爭往掠取侯爵之家。此所以報侯爵平日待彼之宏厚也。顧來劫時。或叉或刀。首揭國旗。唱國歌。爭入布利埃之邸第。守園者堅閉其闌。村人毀而入之。劫掠盡其所有。其不能取者。則搗而碎之。村人中有識地窖者。遂蜿蜒取道入窖。得酒飲之。侯爵儲酒富。而村人又素蠶葡萄。識酒之良楷。人人露醉。爭入花窖之中。踐其花樹。碎其大理石之盆。中有石象高立於草地間。其下有石趺。更遠有小水流入石淵中。時有醉人將以刀斫石象之面。復有一醉人斗立於象前言曰。吾生平最愛美術。孰敢刺刃此石象。吾卽以叉洞其胸。已而石象得免。然尙欲自洩其憤。則思立一自由之樹。遂取園中白楊纏以紅布。樹之草場之中。彼此歡呼不

已復下地。奢狂飲。至於天暮。明日卽有兵至。秩序幸復。侯爵聞狀。則大笑。蓋在村間爲善。非一。乃得此酬報。然侯爵百無所怒。所怒者。立自由之樹於廣場之中心。似此侮弄之惡作劇。大傷忠厚。卽令園丁伐其樹而薪之。載歸巴黎。用資爐火。乃以五百佛郎。賜保護石象之人。且以人語村人。謂此仇必復。且終身不至布利埃矣。侯爵既不至。村人每年歲入。短至二萬佛郎。卽請里長與侯爵言和。作誓書。請工部局簽押。侯爵終不之顧。於是布利埃之屋。乃久閉。夫以巴黎之繁夥。本足爲侯爵留戀之端。巴黎中有劇場。有運動場。中多美人。雖無怨恨。布利埃之心。已足以羈縻貴胄。況與村人有仇邪。時繁華之時已過。侯爵遂謀娶婦。夫人爲備。令宜公爵之女。性既溫和。人尤沈肅。且尊禮侯爵。偶有小失。咸加包容。侯爵者。揮霍自如。一溺所歡。較其性命爲重。深於仁而薄於財。尤欲體恤夫人之意。惟狂態作時。乃使夫人驚訝。彌日迨一。悔悟。復又痛哭。引過譬如前。一日行事有過。明日夫人諫之。則淚含於睫。力親其夫。人之腕。謝罪。引咎。稱之爲聖。而越日。又不省記矣。蜜月之遊。直遊衍至三年。不歸。顧

以盛富極貴之侯爵。以三年爲一月。固亦非多也。旋生二子。一子一女子。曰倭其打。女曰克藜。母氏之力鞠之長成。子生而端正似爲美才。女頗嬌慾。果媚家爲其所愛者。福乃不翅。顧造物之設施至奇。男肖其母性質和平。女肖其父舉動躁烈。恒言學力。能挽性情。此女雖力學而性仍弗改。二子既長。倭其打仍如其幼稚時。克藜則驕蹇無匹。完其初性已而有同伴至。則母氏之猶子爲女之中表。以重喪之故來依姑氏。公爵壯年喪偶。但遺一幼子。公爵自馬上下墜。死於草磧之上。腰脅爲馬所踐而碎。餘資無多。子曰葛斯唐。父喪既闋。人遂引至姑氏侯爵夫人家。乃與同居不出此邸矣。外人恆視葛斯唐爲侯爵之第三子。與倭其打克藜同處夫人鞠育之中而長。葛斯唐年長於二人生而偉碩。公爵生時遊蕩。初不顧復其子。缺家庭之教育。間入僕廝之中。染其惡習。有時公爵引入廣場之中。與貴遊子弟往來。少既下賤。長尤浮蕩。頗不軌於正。初至布利埃。外貌清瘦而性理尤乖謬。其在家庭清淨之中。方享人間童孺時之清福。十九歲後。學業粗成。似爲上等社會完全之人物。即於此時。覺其

表妹克藜雖少四歲然非少女矣。克藜此時似仙蝶出繭翻飛無定肉作淡黃之色光氣四騰睛黑而有精光流波煽媚身材修短合度葛斯唐愛之甚。摯顧藏之中心二年乃未一洩適有不幸之事竟使之不得不言凡人當愁苦之時往往易動其心緒老布利埃侯爵忽爾下世死時無聲無臭奄然而泯委化在於公事之房方與英國親串搆訟檢取案卷未已人已僵仆醫生之診病好自信不聽人斥駁大言稱侯爵瘤破而畢命而同會之友則搖首太息謂侯爵與古之摩尼同淫慾過度遽爾消亡生人斷不能如侯爵之行爲縱慾二十五年而無害者其知之最詳者則爲列一清單謂侯爵此遭之死蓋自食其家產至於最末之一綫矣此等傷心之事大類彈子貫入侯爵之心其道均可以速死時家人但縱情而樂不暇計其暴死之故其愛敬侯爵有同慈父賢夫不忍遽舍夫人極力治喪雖死者過失叢深然仍不儉於禮而僂其打及其表兄公爵葬侯爵於高原送者皆古爵歸時室沈沈幽闇都無生氣夫人及女公子則慰勞此二人遠行治其先人之窀穸逾時夫人入室閉戶與其子

商畧後事而葛斯唐及克黎則同行園次大樹之影蔭可半。時爲至佳之良夜空氣中飽載花香而流二人徐行無語久之各思所事忽爾同坐於石上少遠有仰泉作聲每聲所發皆足觸發其心緒者葛斯唐立時發言似積之久久而始宣者謂克黎曰吾所事之假父猝爾逝去苦乃不翅方寸中感動之思極力不能遏抑長日筋搖而脈動以怯弱之身重以傷感不禁淚隨聲落以首觸克黎之掌克黎之掌至溫輾旋又曰吾終不能忘妹氏父母之恩意無論吾生如何然必使妹氏樂居吾側吾之愛妹氏至矣於是言愛者屢女以手自掩其面二頰皆絳徐言曰吾亦愛兄葛斯唐大喜若狂卽呼曰克黎克黎女以手近葛斯唐之脣此卽正式定其婚禮復自親公爵之額已而復徐起彼此互倚無言徘徊於草場之上萬靜中似彼此互聽其心者明日倭其打仍學法律葛斯唐則入外交部治事時共和政府已立而歐西各國視法國行爲頗不寧貼於是政府稍參用貴族以安友邦之心而釋其疑少年公爵在德加司公事房治事似後來外交之能事惟已足勝其任者人旣聰明吐屬尤長

風度至佳。故利於交際。頗受女郎家慈母之歡迎。而葛司唐初不留意。蓋目中所接。苟非克藜。卽似瞑而無覩。其最愜心之處。則夜間坐觀其表妹之刺繡燈光映射耳。辨。珥長垂其粉色之頸。葛司唐默然無聲。心愛其金色之髮。時時幾欲就而親之。以白。至十點後始辭別。夫人及妹氏外出赴會跳舞。至夜半始歸。夏中全家避暑於羅。蓋。祇中爲夫人之別業。夫人念夫舊仇。永不涉足於布利埃。葛斯唐在別業中樂極。長日。與僕其打克藜試馬林間空氣。鮮美。夫人則檢取舊時卷帙。冀得柄握。與英人。構訟。蓋夫人本宜得一巨款於其戚畹之遺囑中。而英人不承有此。於是兩家各延。律師質證。曲直。律師者黠鼠也。一經人延。猶造乳餅之篋中。恣食而不容已。俟爵之。訟。以爲分所應爾。孀夫人之訟。則以亡夫盡蕩其產。兩家之生事全恃此遺金。故亦。不能不訟。至夫人私產尙完好。唯足供家用而已。於是爵夫人纏訟久。遂成健訟之。家。亦正爲二難之地。迫於不能不爭。長日埋頭案卷。且長與律家通書。故條律咸。能歷歷上口。心中自信。此訟必勝。而戚畹中亦皆謂然。且云果得克藜之青睞。則將。

來必得二兆之奩資。於是求婚者衆。皆大家而富碩者。克藜咸力辭俟。夫人愕然問。故克藜乃直言已與葛斯唐訂婚矣。夫人頗不悅。此婚謂中表成婚。於禮已礙。且以特別眼光。枉葛斯唐良非。克藜之嘉配。人既輕佻嗜好復多苟遂其癡情。幾於致其性命。實無與人偕老之心。夫人尤知其女執拗不可喻之。以理今既決然許諾。縱撓屈以母氏之訓辭。亦終不爲動。夫人者本樂其外家之門望。殆旣嫁從夫之姓。不敢涉及外家。果外家之姓仍存者。則亦深遂其意。因循亦聽其女嫁備令宣平日固待葛斯唐厚極。今卽移爲半子。於禮亦無可加。但目爲多一男子而已。婚禮未成。而葛斯唐已派爲森彼得堡使館中參贊。衆遂謂待葛斯唐第一假中立行婚禮。第一假本在六月之後。然假期至短。但能住巴黎八日。以奉公使之命。辦機密事。不欲露之電報中。夫人以八日中斷不能遂成婚禮。且婚帖延賓八日。且不周徧矧乃大禮。欲咄嗟中成之耶。少年公爵歸時。待克藜固厚然精摯之情已微懈矣。葛斯唐旣至俄。乃日與其社會中往還。俄之社會爲世界中最劣者也。葛斯唐沾染旣深。歸時乃別。

成性理。其發爲面容者亦與性情同易漸漸生出皺紋似額上留痕正示人以在俄中多行不軌之事。克黎一不之覺或亦不忍斥其失檢但以深摯之愛情許之亦信少年公爵之決不負己但坐待其婚期。葛斯唐行後家書尙密後乃漸稀書中多甜蜜之詞據言心中焦煩乃不遂其新婚之約而獨不言歸期於是悠悠二年夫人爲女兒所泥二年嚴閉廳事不面一客蓋爲此定婚之女深居弗出欲拒絕此妄意請婚之人也。倭其打長日治法律夫人亦長日理訟事春日既至克黎忽思至布利埃此地蓋侯爵生時所忌不令兒女涉足者夫人愛女心切不忍重拂遂允至布利埃於是十月中旬倭其打新得法律學士故荷鎗引狗獵於諦學白黎爲人所遇者是也。

第一章

當少年侯爵以免及竹雞歸時夫人與克黎方靜坐享受晴天之餘景廣牕適當階級日光自外射入覺相片之筐緣金光煥射筐中係侯家之列祖盛服而立器物皆魯意十六時形式加以白堊爲綠色之波紋幕以綉幕中立一短屏圍一安樂之榻。

夫人端坐其上手中執羊毳之帽織之以賜村中小兒。夫人年四十以外貌既端整而又和靄。髮漸垂自然貴族之儀觀令人望而生敬。夫人睛作黑色若含無數幽憂。餘淚未拭者人旣清瘦故起居至珍衛。此日微暖尙以氍毹加膝當此空氣足履開口之絲履克藜亦坐高背之榻。以首抵榻背加其腕於膝。二目凝望空際然皆未有所見時經一句鐘不言不動。恣日暄曝而金色之髮似化奇采如馬利亞聖母頂上之圓光。夫人凝視久之卽強笑欲言乃移其羊毳之筐故作聲以動之女亦無覺尙凝情望遠作懸渺之思。夫人大憂則舍其女工作聲呼曰克藜克藜克藜聞聲閉其目似與幻想爲別身亦無動縮手按榻之左方呼曰阿娘。夫人曰汝何思之深女無言微蹙其眉峯言曰女無所思惟今日天氣足以困人娘呼我何爲夫人作愛憐之聲曰吾之呼爾欲爾發言勿爲是僵如木偶於是母女均無言克藜仍爲愁狀夫人去其氍毹而危坐女卽徐徐向其母作愁容言曰吾家久久不得森彼得來書矣。夫人搖首隱示其前知之意言曰約兩月矣女歎曰兩月耶夫人力不能支卽起。

近窗而坐。執女之手。言曰。汝奈何長日用腦力。如是之酷。女曰。女苟不思未婚之夫。母教兒何思。今欲得其久。久無書之故。安能禁兒不用其腦。夫人曰。實告汝。茲事正自難言。吾姪少年之公爵。於去年相處八日後。矢言冬季復歸巴黎。始言事集不可得歸。繼則言冬季已完。歸期當以夏季。又久乃不歸。今已秋深。亦不言所以不歸之故。且不少須其力。作數行天外之書。卽非疏忽。然爲禮慄矣。嗟夫。吾女方今俗尙日漓。吾黨竟不知禮義爲何物。夫人引其白頭外望。久之無言。女曰。是人得母病乎。於是復爲心中人作辨護語。曰。凡人既病。安能作書與人。夫人慨然曰。此安得言。病果病者使館。必相聞。彼人體既健碩。一冬之間。長在俄人社會中跳舞。女色立變似身中筋絡之血。奔赴其心。强笑言曰。公爵約我以冬至巴黎。果其人克踐此諾。女不知喜。至何限。與之並出酬應。且樂觀其受社會之歡迎。卽彼之視我亦然。且此人良無妬心。今茲或不能不妬以女身所蒞。爭迎而媚者滋多。卽在此間亦尙有人愛慕。如此鐵廠之工師。亦間至矣。夫人曰。卽諦學白黎耶。女曰。然方禮拜日在教堂祈禱母。

意專容寂兒卽處母旁乃不知何故忽爾回首視彼隅陬而諦學白黎方伏於榻次夫人曰然則禱耶女曰否彼偷窺我耳兒目適與之觸彼眼光中似有所屬兒卽不再視其人迨出時兒復遇之門次彼未敢以聖水獻我但鞠躬如也兒行後覺此人之目光遠遠注射兒身聞此一年間似此人爲第一次入教堂也夫人遂歸故處坐於溫榻之上神宇極頹倦言曰然則此一著似能度其靈魂升諸天界以我思之彼敢作如此妄想不如以物償我所失之地址吾思此豸之隱衷令人欲笑汝惟無事掛懷乃燭及淵魚我思此等人必有一日以鐵椎振聾吾耳女曰阿娘諦學白黎之對我甚恭非無禮者我亦不能督責於彼惟對母言者以此人之來蓋與彼汝汝而求婚者同一素亂人言女心多變今公爵不在此保護其所愛之人吾今方處白尼落北之地位專待彼長征不反之人久久乃無消息令人意消想彼葛斯唐必以此心待我我意或不至是請以死待之百折不移吾操夫人曰誤矣設以我爲爾者苟女肅然曰否否兒乃不誤卽兒之所守者亦自無奇不過此心屬於備令宜公爵至

堅耳。夫人勃然曰。汝愛彼乎。汝凡事皆過。乃以童孺之感情爲深固之愛情。且以親串之係屬爲金剛之鍊。永不可自脫得耶。葛斯唐固與爾同長一處。汝以爲不散。之筵席非彼卽喪其倖福者。則此念之差寧可指數。女呼曰阿娘。句此時夫人語不能禁。卽乘此機會。一傾吐之。乃厲聲曰。汝屬身於此少年。此少年乃狂佻無倫。汝當知。彼有孤另之癖。終身不改。吾靜觀大局。爲汝擔憂久矣。汝又安知吾之隱衷。吾果見爾婚禮之成。吾心至不可耐。女挺然起立。二頰皆赤。彼此互視。久不能言。似更出一言。卽有至大之關係。女顫聲曰。阿娘。此爲娘第一次之訓。我似籌備。久久示兒。以預兆之噩耗。公爵之弗歸。得母有不諱之事。母隱而不言。或別有所聞乎。胡不見告。夫人見其女大有感触。心爲聳然。知其愛女之待公爵情愫至深。且固自悔所言之過當。卽曰。吾兒吾。一無所聞。惟吾姪。久久無書。不能無妄想也。此少年於外交之事。必不屬意。去其所職甚遠。於是女心釋然。知母氏之不悅。不悅公爵之無書也。然老夫人責備亦不爲非正。乃卽矯爲鎮定。言曰。阿娘。更少忍公爵。或念吾曹殆欲於無聲。

無。臭。中。突。然。歸。來。令。人。驚。訝。亦。未。可。定。夫。人。曰。我。意。亦。望。其。如。是。然。吾。尙。有。姪。曰。拍。爾。桑。夫。婦。同。日。且。至。至。自。巴。黎。彼。或。知。公。爵。之。事。較。我。輩。爲。詳。女。曰。母。試。觀。廣。場。間。巴。西。蘭。與。倭。其。打。同。至。矣。遂。起。立。撤。此。萬。苦。之。場。往。迎。其。兄。盈。盈。自。廳。事。出。至。光。明。之。地。此。時。女。年。二。十。有。三。正。容。光。煥。發。之。時。不。惟。貌。佳。卽。身。材。亦。窈。窕。合。度。臂。如。煖。玉。直。接。其。肩。十。指。之。纖。乃。媚。如。皇。后。髮。作。金。色。挽。爲。椎。髻。令。人。望。見。其。頸。作。粉。霞。色。出。時。以。手。按。廊。次。之。闌。干。微。摘。其。蔓。生。之。花。葉。人。既。盛。年。體。尤。壯。旺。夫。人。自。窗。間。外。視。心。至。愛。憐。已。而。微。搖。其。首。太。息。倭。其。打。同。客。來。時。履。蹠。沙。泥。牙。牙。作。聲。所。言。乃。不。了。了。然。廳。事。中。已。聞。之。矣。巴。西。蘭。者。侏。儒。也。年。可。六。十。左。右。長。日。鬱。於。室。中。故。頗。頹。懦。面。赤。而。髮。白。衣。黑。衣。袖。口。白。緣。出。可。半。寸。適。當。手。背。之。上。蓋。古。之。公。正。人。也。恒。心。憂。貴。族。之。故。主。其。佐。布。利。埃。家。任。事。凡。數。世。矣。巴。西。蘭。者。累。葉。咸。爲。貴。族。之。律。師。所。遺。執。照。得。自。魯。意。十。六。時。其。中。簽。押。者。皆。列。侯。之。名。亦。經。其。先。祖。列。押。押。蜿。蜒。作。蛇。形。布。利。埃。主。人。此。次。之。歸。巴。西。蘭。喜。乃。不。翅。以。爲。侯。家。乃。不。念。及。故。憾。方。俟。未。歸。時。

時慨歎。今欲留侯在此。冀踵其家庭故事。每交夏令。必避暑是間。且欲人知其才幹。遂力助夫人釋英國法庭紛如亂絲之訟事。時已六禮拜。與代訟之人通書。已交庭質矣。意一月有半之力。或敵布利埃家衆十年之功。雖知英廷之訟。結果非良。然夫人則心感其誠。樂其助己。夫人蓋觀此老在家衆間。非復凡品。則升爲朋友之列。卽禮貌亦處之以平等。巴西蘭是日至別墅。路逢小侯。見小侯所負甚重。遂代取其鎗。挾之腋下。而右手則持篋作黑色紙滿其中。克藜一見卽呼曰。巴西蘭先生行道微不適乎。巴西蘭趣步登階。脫冠爲禮。恭謹答曰。女公子請受鄙人之禮。吾今日合法律。武事爲一矣。女公子不觀吾右手。把法律之書。左手執鎗耶。實則洋鎗。在左。請以臘丁之言。釋曰。武臣直讓於文臣。已而曰。女公子似不審臘丁。言鄙人乃僞爲博學。殊有媿也。倭其打笑曰。小妹雖未學。然固識先生所言。先生固爲世之善人。請還吾鎗。謝君代力。倭其打旣取鎗。遂同巴西蘭歷階而登。克藜橫亘其門。以手探囊。曰。今日尙有所得否。倭其打曰。吾不敢以孔雀之羽。自文其黑。此免及竹雞。非我所鎗。而

得女曰得者何人倭其打曰我乃無知及見克黎駭問卽復曰我實未知也我誤至
滂亞伯地阤卽有一人責我爲何人人旣凶殘聲尤高抗自吾一告以名不惟變色
而且貌爲敬恭乃強我以所獵之品女曰奇哉其人爲誰殆戲兄乎倭其打曰此人
決非戲似出至誠自與我爲禮後翻然逸去至不能使我追還其物巴西蘭遽問曰
侯爵能否容我詢問一言倭其打曰請恣言之巴西蘭曰厥狀如何倭其打曰其人
雄偉面作紫色冠羊毳之冠衣粗笨之服巴西蘭曰然然鄙人知貢此獵品者決爲
諦學白黎侯爵曰此諦學白黎耶衣傖人之衣厥狀如囚乃有是理耶巴西蘭笑曰
侯爵當知獵時必變服吾平時衣冠楚楚然果一日侯遇我於獵場當見而笑之此
人決諦學白黎請侯信我勿疑侯所語狀固了了須知我卽不知其人彼以獵品奉
餉吾亦決其必爲諦學白黎也無疑無疑侯爵曰然則吾卽對諦斥諦且多醜詞當
往謝罪矣巴西蘭曰無傷也吾將在太夫人前表白一事能使侯與諦學白黎之成
見立消侯爵曰可遂去獵衣言曰此匠氏似可親侯爵且言且入室親其母腕恭謹

言曰。巴西蘭先生欲晉謁夫人曰。胡不遄入。吾已十分鐘聞爾在廊廡間聚議。言次。巴西蘭入。巴西蘭鞠躬後。夫人曰。先生曾將佳消息來未。巴西蘭色動。欲答以他語。卽曰。下走却有他項新聞上夫人。今日至滂亞伯見諦學白黎。凡涉兩家界域之意。見一一消除。彼人敬如夫人所命。匪不遵率。夫人曰。旣如是。吾亦不欲苛繩。旣不競爭。亦無勝負。今此事悉以付汝。凡汝所定者。吾咸署諾。巴西蘭曰。夫人之剛決。下走至欽佩無已。私心甚願廠人與夫人不忤。今旣承大命。但有簽書草約而已。爲此之故。諦學白黎欲同其妹斯簪爾同來。未知夫人肯假以顏色否。夫人曰。可。吾亦欲觀此。鐵匠能力。何以能使全山皆黝。吾意決不爲此條約之。故使爾皮篋中突起。是必英國中訟事文牒。亦在是間。試以示我。何如。巴西蘭倉皇答曰。設夫人必欲聞訟事。請以奉。自此時引目視二子。夫人知旨。然心甚憂憊。夫以俟爾夫人旣信任此人。便同家人矣。何必斥去兒女。另有所言。然而夫人者。剛決人也。卽謂倭其打曰爾且出間。戚獲輩。曾否赴車站迎拍爾桑夫婦。夫人語時。克黎仰首覺異。而倭其打亦心動。

而顫盞三人中各有所懷初不明言兄妹相視強笑各出門外克黎徐下台階忽思
巴西蘭詎持公爵之噩耗來也於是憂從中來輒輒於腦海中逡巡於大樹之間亦
不知時之久暫夫人與巴西蘭同在客堂之中巴西蘭此時不復類前之緘默夫人
亦無言思少得些時之安樂不欲驟聞噩耗已遂決然曰巴西蘭爾何言巴西蘭搖
其白首曰夫人消息乃未甚佳下走爲夫人舊人然心憂此事先候在日與英人搆
訟勝算乃不可操夫人曰汝乃不以實告苟有一綫之望汝必不頽喪至此吾尙能
自支汝儘言之今英之法庭讞已定邪吾訟敗耶巴西蘭乃無力以應但憫然爲失
望之容夫人齒敵其脣目眶中似有晶瑩之淚未幾卽爲憤火中燒而涸巴西蘭神
思散亂往來閒行禮貌都忘方寸亦大感動似在己室研究一疑事者已而曰吾用
人太過此代訟之人其貪如驢其寓書於我也有資卽予我報書但求一覽亦非財
莫可設先侯肯聽鄙人者何以至此先侯興訟蓋在巴黎巴黎之少年律師其貪亦
如驢但知縱橫作訟詞貢其便給烏知大勢語至此止以手相撲曰此爲要害之事

在布利埃家也。夫人曰。然誠能使彼一離一敗。不復可振。今當克儉十年。方能復其舊觀。巴西蘭神宇少靜。卽恭聽夫人之後命。蓋知此訟事之敗。無復可救。卽上訴亦復無從。先俟在時。事事失計。使敵人得據勝著。故侯家無更勝之望。夫人曰。天下禍事之來。必偶而非單。汝必更有所聞。顧老身健在。可一一言之。因強笑曰。此外決無他事。足傷吾心者。巴西蘭曰。下走亦希冀不至於此。今茲復有所聞。事乃至苦。不能更耐。且下走極知夫人之傷心。顧失產一節。尙不爲劇烈。夫人顏色慘白。知巴西蘭意中之言。卽曰。先生得備令宜。公爵消息乎。巴西蘭曰。下走承命考察公爵行藏。語時意頗輕藐。蓋巴西蘭歸仰貴族甚摯也。此時忽徑直言曰。夫人所命。下走遵率以來。茲探得公爵歸巴黎。已六禮拜矣。夫人大驚曰。六禮拜乎。吾家胡再不聞。巴西蘭曰。公爵宜告夫人。夫人曰。彼或知吾不幸之事。巴西蘭曰。知之。且第一人知之。夫人作顫聲曰。先生言然。此事傷心甚於喪產。今公爵已棄我如遺。久在逆料之中。彼之拳拳者。奮資耳。產敗。奮空胡。尙戀我。當此世風傾靡之際。金錢實爲無上上之品。至

於容貌德行聰明皆屏棄不講所謂價值者皆無位置之足言有位置者盛富之人耳嗟夫吾家賓耳宜人之不復吾識巴西蘭靜坐以聽夫人之憤言然中心蓋有所喜殊不能掩耳熱面赤以手相搓言曰夫人所言得毋少過方今勢利之人固多然亦不能舉世而唾之茲尙有人初不勢利以德行容貌門伐爲重意初不在錢也下走在人海中不敢言閱人多但識得一人於願已足夫人爽然曰汝何言巴西蘭曰下走有友人人至殷勤見布利埃女公子顛倒已極且聞布利埃女公子已許公爵遂不敢言果知其有所變則決發言未知夫人肯容此人孟浪進言否夫人引目視巴西蘭曰汝所愜心之人非諦學白黎斐立耶巴西蘭抗聲言曰然夫人曰吾亦知之此人之心思非密乃能使人覺之巴西蘭曰彼惟愛克黎女公子至於顛倒無已惟夫人識斐立未深乃不辨其生平夫人曰老身亦知此間頗重其爲人卽爾與彼亦似大有係屬巴西蘭曰下走曾親見彼兄妹二人之長成彼翁以下走爲友故敢縱膽宣言斐立之心緒願夫人恕我愚妄以下走觀之此友人之子弟固佳所欠者

門伐耳。然此家亦甚故。方革命後。署名恆不署官伐。則斐立之姓氏。亦何別於貴族。夫人愀然曰。但於此時能自以姓氏顯於當世。亦足云男子矣。試觀公爵去克黎已遠。而此寒人驟富。乃轉求落魄之故家。何其懸殊。至是汝今試言之。貴族佳乎。平民佳乎。巴西蘭曰。諦學白黎果聞。夫人之言必且大喜。過望。夫人曰。吾適所言切勿語。之是人吾女決不更易其操。以老身觀之。吾女定以處子終矣。今祈禱天主願此兩不幸之事勿令吾女聞。而自頽其軀。巴西蘭無言。久乃曰。果有人許以有是希望。則諦學白黎雖至遲暮。亦必守候其人。赤心如鐵。萬無中變。之時下走詳觀夫人家事。憂從中來。夫人當知。下走承應府中。凡夫人家所宜憂者。吾皆憂之矣。今夫人果聽愚計。切不宜猝告。女公子或且備令宣。公爵浪子有回頭之日。卽告之亦必有時。毋急急也。夫人曰。汝言良然。惟吾子義當告之。夫人語後。至廊次。觀其子。倭其打方坐。草地靜待屋中之會議。及見夫人見招。卽曰議已乎。或呼兒入室與議。夫人徐曰。吾將告爾以重大之新聞。此新聞令我心欲碎矣。倭其打肅然曰。何事。夫人曰。巴西蘭。

近得解決之書於英國法律之代表。倭其打曰。訟事乎。夫人曰。然。倭其打乃至夫人之側。引手言曰。事敗矣。夫人見其子。聞此噩耗。鎮定如恒心。甚怪之。引目視巴西蘭。意欲問之。見巴西蘭寂然。遂復迴頭視其子。夫人意少舒。似爲其子所感。卽曰。汝亦預知之乎。倭其打曰。兒固不知。然已料及。以母意堅。不敢諫。沮。蓋早知此訟之必不能直矣。且已豫備此局之輸。惟代小妹惋惜。奩資一無所出耳。然亦無術。惟母氏所遺與兒者悉以予妹。兒足自立。母無憂也。夫人聞言大悅。謂巴西蘭曰。今有子如此。吾尙何言。因抱其子。親之。倭其打藹然而笑。夫人曰。勇哉兒也。倭其打曰。是焉值母之稱。道兒愛此妹。如命。苟能使妹安者。兒匪不爲之。惟吾家凌夷如此。而公爵初不以書來詎。與訟事有涉乎。夫人作勢止。倭其打不聽之。盡言卽曰。汝誤矣。公爵徇倭其打曰。母無憂。葛斯唐苟不踐言。卽以吾妹兩手無兩兆之金鏹耳。吾今再引其襟。令之踐諾。則我家爲非人。即使公爵舍吾妹。弗娶。則尙於妹氏爲幸。夫人曰。然。巴西蘭亦曰。果。女公子之富。不能引貪財之豪家。亦決能致有心之男子。夫人以目止。

人。令。勿。言。巴。西。蘭。初。以。爲。絕。大。之。禍。家。必。鼎。沸。乃。不。知。如。雲。過。天。清。喜。極。匆。匆。爲。禮。而。去。

第三章

布利埃侯爵於林間所遇襪縷行獵之人。其人果諦學白黎也。聽倭其打追還其兔。然已竄身荆棘而入。口中狂囁作歎美之詞似遇所歡之人於林中。如遇天人之皇后。繞道趨入山谷。發步如飛。汗落如雨。亦不之顧。且行且思。直入沉淪心思侯爵。果知爲我者。則必疑駭所痛斥之隣居。其舉動乃如是溫厚。或且能進身其間。可以平視克藜。克藜之笑靨承顧。已一刻入腦中。過此似可以與克藜語。似目中黑雲翻過。卽口亦不能出話意。皆爲克藜所攝。筋力盡疲。又似奔入廳事隅陬中。偷視克藜。如仙子。心中自慶不已。以爲倖福已。而又自責曰。汝爲倖福耶。我意此倖福。但能遙觀。此女郎與他人行婚禮耳。備令宜公爵不日必歸。夫以絕代麗姝愛此男子。安能置若罔聞。即使非公爵者。又必有人爲貴族中有名聲。有爵位者。每至人前。人必能。

兩臂以抱之。是方足爲克藜之佳偶。若已者平民耳。一見貴人胡能加以顏色。亦作冷淡之態。屏諸門外而已。思至此百念都息。遂不赴滂亞伯。直同野獸之穿林步亦舒緩。摘林葉以兩指碾碎之。自憾不幸。遂至於橡樹之下。以背就樹幹凝思。顏色慘白。淚被於頰。迴溯平日所行之事。能否享受人間之豔福。蓋出身於分科大學。畢業得第一。遂檢取礦務爲之方。爲人派爲工程師。時戰事方肇。乃自投軍中。入翰字營。方軍敗於和老威羅時。卽合殘兵至沙郎戰地。卽色唐之敗。亦在兵間。方戰之初。爲一騎卒所得。顧吾之爲人。豈甘囚拘者。遂於夜中越過德人戰線。入比利時。奔回林慮。復入新招之營。時戰事仍未已。然眼見戰事如毒瘡之潰。且侵且入。卽隨將軍西特至北地森江唐之戰。彈中其胸。居病院中六禮拜。力與死爭。及稍醒。聞巴黎爲革命之軍佔據。幸大病新愈。免與鄉人宣力。遂歸其鄉。而胸前已得旌勇之布。此布蓋將軍授諸病院之中者。然尙有一事。較此爲慘者。歸時母已病沒。餘一小妹斯簪爾。剛七歲。乃無管領之人。吾父以事多不能寧家。留此弱女。付一忠僕伺之。吾歸時。

悲乃不可止。而小妹之依已。如童子受人放棄。乃依已不離左右。似難中得一援已。之人。然已令人哀傷不已矣。顧妹向父之心。與忠僕之左右者。殊落漠。蓋調護此禪妹。非細意慰貼。不可。然又不能不離家而遠引。妹遂大悲而念母之情。懷復從而生幸。爲別未久。六月之後。父亦病沒。於是兄妹日相依爲命。然當擇。亡父所遺之事業。既煩且苦。蓋老父生時。至智攬事多。而不能了精力。已用而盡。譬如甲事粗得其益。而乙事旋從而敗。得喪相抵。一無所得。長日萬愁交集。雖以力自支。究竟終有一日。爲其所壓。而斃。方父死時。留其不了之事。相貽。幸已所治之事。畧佳。遂粗了亡父之事。自趨本分之途。而遺產遂因而空弱。妹之產亦從而罄。此時一無疑慮。遂謝礦事。任亡父所遺之事。改治實業。事既紛煩。在果打蘭中有玻璃之廠。尼伯阿尼申尤有化鐵之廠。烏亞中有青石之礦。滂亞伯中有鐵廠。吾旣承事。意欲檢攝百事。凡六年間。日夕咸用全力。救其失敗之局。所有見金。盡出而彌綸其事。後此稍稍發達。卽推以授人。但留此鐵廠自治。又七年中。前此牽纏之事。始大肅清。唯尼伯阿尼化鐵。

廠留以佐滂亞伯之鐵廠。以廠中生鐵付彼廠鎔。一切失敗之事。全力救護。遂以全力進行。冀其發達。惟該地尚無他忤。或可得選爲議員。似此程度。或足動婦人之憐愛。且當此時。會世界中以銀幣爲宗。興思及此。希望漸生。遂行出樹林以外。右方爲草磧。左爲山趺。趺中洞數穴。爲入礦之道。間有一鐵路。趨入山中。而廠與礦之消息。遂通而無梗。斐立此時妄想漸息。乃沿礦路而行。在山阜上有板屋。其上居匠首。邏偵工人之竊出者。斐立行向此屋。遠遠已聞喧嘩之聲。在入廠甬道之側。斐立卽奔入其間。視之。時鐵道爲水所衝立圮。中有貨車。翻於道左。而木料縱橫其上。聞車下有童子。爲積板所壓。不能起。而工匠大集。並村間之婦人亦集中。有一婦人。揚手頓足而悲啼。斐立力分衆人而入。呼曰。何事乃爾。此婦人見斐立至。哭聲尤厲。呼曰。諦學白黎先生。吾子若沙各壓於車下。已三刻鐘矣。斐立顧問諸人曰。汝輩將以何法。出此童子。中有一匠。首指左方曰。近已挖地爲小道。令童子從道中出。若一動而木片下陷。則童子不救矣。婦人曰。前十分尙聞吾子發聲。今乃不聞。天乎。吾子人棄。

汝矣婦人復大悲而仆於地斐立擲其鎗授匠人伏身地上以首探入板隙之內童子已無聲響斐立大呼曰若沙各爾聞吾聲乎卽有噓息之聲或斷或續應曰主人天乎主人至吾生矣此時童子求生之聲而斐立大感動必竭其思致使此童子不死卽曰汝能動乎童子喘極言曰不能吾腕似斷矣此數語自死竅中傳之於外聞者皆爲悲惋斐立大呼曰汝無憂吾必出汝於險卽起立言曰汝輩取巨杙來並去此中間之立木匠首曰立木一去衆板立覆今惟以壯士控地道力拔童子出一面以起重之機振其積板俾人可攢入惟爲勢至險恐其間莫容多人也斐立曰無傷也衆必入救時各工人咸蠹立不動斐立曰設爾同伴之人在其中者汝輩如何今汝旣不前此責歸我任之斐立曲其身入諸巨板間於是衆皆大譁贊其仁勇一似斐立立表以率衆遂有三人同入衆亦共力支起積板萬衆無聲但聞童子之號咷聲及入險諸人呼吸聲而已數分鐘間似有數世紀之久忽有歡悅之聲哄然騰起此四人者周身皆泥衣服且破斐立最後出手挾童子童子已暈立時有積壓聲衆

板皆陷。童子之母立同痛發。且視其子。且與斐立爲禮。此時人聲寂然。環視斐立。及此童子。斐立大悅曰。將童子歸。且召醫生。趣至。遂起立。整其衣。荷鎗。趣滂亞伯之路。徐歸。此時斐立力救童子之事。一時譁動。斐立垂至其門。見其小妹隨巴西蘭同行。斯簪爾女郎。見斐立至。趣步銳進。衣整淨之衣。肩上荷傘。時日光不灼。此傘若爲虛擋者。時斯簪爾已十七歲。容貌溫柔而誠正。二目作棕色。似笑非笑。乃勝於開口而笑。初非甚美。而儀狀却含穉子嬌憨之致。令人愛。既見其兄乃荷傘於肩外。爲風所振。如張帆焉。將以兩手抱其兄頸。斐立令勿前。曰吾全身皆泥土。汝一前且立敗其衣襦。女曰。何傷。吾必親阿兄之額。吾兄至佳。外間凡有善舉。事必屬汝。兄救此童子。吾心慰極矣。於是抱其兄之頸。力親之。而巴西蘭年老足鈍。追女不及。迨至氣咻咻。然喘不已。卽向斐立曰。汝又行一善事矣。斐立笑曰。再勿言。此何必言。吾所憂者。憂童子傷其肢體耳。斯簪爾爾以藥箱至其家。果需錢。汝予之。女曰。吾行吾行。是否以波爾石得同往。斐立曰。可。卽謂巴西蘭曰。吾今且歸。此時狀乃如盜。必歸而易。

衣女先歸。在積物房中取藥。斐立與巴西蘭同入院中。中有金牛之樹。其下有長方之沼。沼旁花徑縱橫。沼中仰泉上噴。細點下散爲風所振。而四飛。日光反射。五色爲虹氣。此水本環所居。而過其匯。乃渟滯於此鴉伯之水。本自村間先進。引此渠入村。方魯意十三。曾爲閘以塞之。此渠遂涸。渠中渟泥。村人遂加以沃土。遂生果樹。果實又至美。中以梨樹爲多。餘則桃樹。近二百年。果爲村中馳名之貴品。渠旁有小塘樹。卽列行。依於塘外。日光注射地暖。如燻花之窖。冬間峭風亦能入乾。此樹葉屋之廊基。皆用砂石。惟屋多陰涼之氣。以屋頂皆青石。絕地天之通也。斐立但居屋之左翼。餘皆嚴閉。斯簪爾年少而能家。而波爾石得尤左右之。脫非此二人。則屋多人少。且清寂而頹廢矣。波爾石得爲如舒夏人。能管領二人。每月必刷治家具五次。家具爲魯意十四程式。陳於客座之間。當波爾石得去牕間套板時。日光射入。乃類劇場上之開幕。發美麗之陳設。中多溫榻幕以美錦光色。射人壁間懸巨鏡。收納院中花木。及仰泉之飛噴。與蔚藍之天。波爾石得此時聞客。卽持帚及拂。修治廳事。加以套板。

於是屋中陳設復淪入陰沈之中。其居人之左方斐立屋於樓下治事之屋至宏敞書櫈高乃以輪機之梯旋轉屋中備登取卷帙屋中橫巨案爲治事之席案上文稿縱橫無次有精銅之墨水壺作二童子格鬪勝者以葡萄納諸敗者之吻烟笛之次有掛鐘至精巧烏木爲質以銅嵌之治事屋之複室爲餐堂案榻皆黎木爲之雕鏤極工格上陳銀器皿似不經用其後有小客座物事皆精巧而富麗壁衣以綠繪爲之中亦懸一掛鐘有小案刻鏤至工其上有刺繡物似待斯簪爾歸而竟其工者壁上有二象爲斐立之二親畫爲和朗坦畫師之高足所繪畫乃逾於生平之藝力第一層樓有二屋可以相通其旁媵以易衣之小室一爲斐立一爲斯簪爾所常御者中有二屋頗沈肅加以棕色之幔器亦烏木所爲壁上懸新式之兵械在羣械中有行軍之水壺中貫三空卽當日滂那爾鶯戰時之紀念另有一室清靜無塵幔爲碧紗加以白紗上爲粉霞之結凡案皆白堊作碧波之紋瑣細之粧飾品皆女郎屋中所宜者自窗外閒下瞰見園中之小徑入諸萬絲之中想人居其中宜時時作清夢

也。斐立既謝去其妹。遂引巴西蘭入治事室中。心知巴西蘭必至自布利埃。凡巴西蘭每至布利埃。斐立必殷殷垂詢。欲探其狀然後已。是日巴西蘭似倦不欲言。引目視斐立。斐立挺立其前。若有所問。乃不能更忍。遂曰。先生曾否商諸爵夫人。述地敵之辦法。斐立曰。有之。斐立曰。夫人允我所請乎。巴西蘭曰。夫人允矣。斐立見巴西蘭屢屢作簡語。心滋不懌。卽曰。先生曾否敍及吾贈獵品於小侯。巴西蘭忽引目視斐立。曰。獻此獵品何爲者。斐立亦驚曰。是何謂。巴西蘭曰。汝於晨來。顧已自獻之矣。斐立曰。獻此獵品何爲者。斐立微慚。俯首既而曰。侯固言與我遇矣。然侯曾知所遇者爲何人。獻之良合於禮。斐立微慚。俯首既而曰。侯固言與我遇矣。然侯曾知所遇者爲何人。巴西蘭曰。吾已告之矣。能否再語小侯。汝獻此獵品爲其妹乎。斐立曰。吾友巴西蘭曰。汝不承其言乎。且不愛布利埃女郎矣。斐立曰。天乎。此爲吾顛狂之思想。且吾離社會久。何以戀此女郎。且絕美而傲狷。惟其傲狷。愈足動人。吾觀其人。日有所思。似懸懸其未婚之夫。去彼殊遠。卽吾亦不自知冒昧而用其愛。尤未計門伐距。彼奚如。出身之微。遙彼何如。凡人說理之言。與閱歷人之訓。迪懵然無聞。但覺此一縷愛情。

盤旋吾靈府之內。歌唱豔曲。嗟夫。老友吾慚。老友矣。深憾一無定力。不能抑已之嗜慾。蓋此嗜慾張時。能生吾無謂之歡樂。又沈沈如洪醉樂。不可支所缺者。希望耳。惟此之故。吾醒眼尙開。不敢妄爲希望。此吾以實奉白。巴西蘭曰。汝不曾希望耶。愛則誠有之。在理。宜吾婉告夫人。斐立囁嚅小語曰。汝與夫人何言。巴西蘭曰。吾卽告以汝之心緒。並舉爾所語我者。悉以語夫人。斐立聞言退立。眼眶似黑齒齦其唇。強爲恬靜之言。曰。吾曾否託老友。徑告夫人也。巴西蘭亦矯而對曰。汝固不言。而我得機倪。故不商而徑告天下。惟切實爲往。若以汝爲之。或一禮拜。或逐月及年。所謀皆墜。昏憊之中。不如簡捷而出。卽不濟事。亦可息其妄念。在爾觀之。吾之所言。有價值否。斐立不言。但聞巴西蘭之語。初不自知一身之在何境。但覺腦中轆轤。皆情絲環轉。也。又似爲大動力。推入曠野之中。耳際但有風聲。而眼光亦不能一定。卽觀物亦如隔重霧。似腦中有人呼曰。克藜。後來乃屬汝乎。正懵騰間。巴西蘭忽曰。汝何爲瞪目。視我爾胸中似有無窮之思。斐立以手拭額。似拭去妄念。卽謂巴西蘭曰。先生恕我。

汝爲此彌天之大事不預告我我心竟爲之拂亂我觀先生似萬不能成大事吾果預知者必令爾勿言自爾日告爾甚愛布利埃女郎後續續追悔言之無檢惟人蓄愛於心決不能屬矯其愛情不令人知己亦不能自禁其不應言而言計自語爾之後萬念皆灰似所希冀者決不可至布利埃女郎初不以眼波屬我並不知人間有我之一人且彼盛富後此即爲公爵之夫人吾苟妄思其人則我爲無識在法宜受重罰吾亦甘受汝今且質直言之勿隱勿隱巴西蘭曰吾且語爾女郎今不富矣或始終不嫁公爵夫以汝之誠慤足稱良好之機倪足娶此天人也斐立顏頓變發大歡呼似折其足立顛於溫榻之上言曰先生須慎言勿以絕大之希望授我既授我矣欲祛此望爲事亦大難巴西蘭曰然吾固以希望予汝惟吾一洩漏則侯爵全家敗矣想爾必能自愛而愛我決不輕發此語於人斐立引巴西蘭之手瞪目欲盡其言巴西蘭曰女郎於英國爭產之訟敗矣顧女郎初不之知備令宣公爵已至巴黎六禮拜之久而女郎乃不知爲其聘夫所棄苟一日知之則心中必發雷霆人近彼

電火之餘必可得零丁之雷屑斐立曰如此完美之麗人乃爲人皇負耶彼具絕代仙姿何須財產凡人之重彼者宜寶其人非寶產也巴西蘭曰然吾卽以爾心表明於夫人之前斐立呼曰佳哉不惟與夫人言且宜與女郎言之忽爾中輒而失望之意復萌卽曰勿言勿言女郎傲而孤高設心中思及不欲受其夫之惠則必決棄無疑逝不我卽先生今但語夫人能引我至其邸第則後此拜受婚約長跪無辭惟中心尙欲女郎自以爲富而仍許我事乃完美惟吾之娶彼能否告以所有之財產巴西蘭卽曰汝變節何速可知少年與慾望直燦爛動人惟爾步驟須除勿太急急汝此時但當敬謹其身無生妄念所期者但能望見美人爲已足尤須鎮靜不露爲佳其至必携小妹則足爲爾之屏風人方與若妹語則爾方能隅坐而抑其張皇斐立大悅言曰以何時行巴西蘭曰爾以明日行今茲尙有一夕足以坐鎮爾之妄念巴西蘭徐起挾其皮篋向門而行忽復中立言曰爾今尙怨我徑遂發言不得爾之號令乎且爾慌亂時亦未問及夫人何辭見答斐立呼曰然然似在極樂中復動憂容

問曰。夫人何言。巴西蘭曰。當此境地。夫人應言其所言者。以門伐言者。不能禁勒其女。勿念公爵汝。尤當知欲渡此關。不在老母而在女郎。汝努力爲之。我歸飯矣。於是引斐立之手。始出斐立。獨坐遁入深沉之境。卽自度其生平。知所操非劣。夫以布利埃女郎既爲其夫所棄。勢須蟄伏。此如舒夏別業。數月之月。過其憂媿之景象。此數月間。旣進身其旁。則可以極力貢其誠款。必有一日得美人青睞。想斯簪爾亦必能助我成事。此暑假後。決不令其入柏孫桑學堂。則斯簪爾將來必與克藜爲密友。藉吾妹和柔之儀。觀溫厚之性。情必能述。乃兄之款曲。入諸克藜之心。此時想象。忽幻爲真實之境。似見綠陰之中。二人携手。徐徐而步。彼此交臂。狀如女兒。兄弟其一頑碩。亢而凌虛。其一嬌柔溫裕。藹然近人。覺引目之間。似有幽香。自遠而襲。已。已。爲幽香。所襲。方欲引而就之。忽覺有人唇親其額。瞿然立覺。萬境皆寂。而斯簪爾嬌柔之聲。卽其耳際。呼曰。斐立。汝何思之深。斐立。仍坐而不言。但有微笑。斯簪爾曰。兄不言耶。我當爲兄言之。兄必潛思。一淡黃色至美之女郎。斐立。陡立張手。呼曰。斯簪爾。顧爲我當爲兄言之。兄必潛思。

斯簪爾妙目所視乃轉木強如不能言心思吾女弟慧黠乃能探人幽隱女怡然曰兄癟發矣兄謂匿其隱衷人必無覺然今日兄改常度矣吾不必索隱探微知兄深情不盡屬我然我亦非妬以骨肉情篤但見阿兄長日癡立志忑不寧非謂阿兄分愛我之情懷以與人直防兄因思成悔生我憂慮耳嗟夫斐立妹受阿兄之惠至矣少失怙恃依戀阿兄飲食教誨均吾兄任之吾豈惟兄之小妹直同愛女小小以來阿兄不知費爾許苦心兄今卽愛彼美並爲彼美所憐妹觀之滋樂以天下如兄之美德初無完全之偉福賜爾殆非天也於是珠淚雙落漬於斐立頰上夫以女弟之深情斐立聞之迷惘如失其魄以身就煙筩之壁口哆目瞪久不能言旣而曰汝哭耶然則愛情翻成苦趣乎卽復哽聲言曰汝後此勿再顛狂提及此事女曰吾非顛倒世間有意嚮之婦人定當愛汝因復趨進曰果時有可言吾卽進而與言曰女士誤矣何由不愛吾兄須知合世界之人較之吾兄吾兄匪不過之用敢吐其肝膽以語女士以我知吾兄深而且久吾言如此兄以爲何如必能使是人傾心於兄突至

兄。前。且。語。兄。曰。足。下。有。妹。長。於。言。詞。不。能。不。使。我。知。君。之。生。平。佳。處。也。君。能。否。青。睞。屈。爲。吾。夫。想。兄。此。時。必。鞠。躬。答。曰。天。乎。吾。今。必。使。密。斯。遂。其。雅。抱。而。妹。於。此。時。則。祈。天。請。命。降。福。於。兄。夫。婦。兄。今。聞。我。言。而。笑。想。中。心。慰。矣。乃。進。挽。其。兄。之。手。斐。立。此。時。若。昏。若。夢。不。能。拒。其。妹。忠。懇。之。言。而。斯。簪。爾。復。力。挽。斐。立。之。臂。言。曰。吾。已。送。藥。於。創。人。矣。今。且。同。我。遊。涉。園。次。待。後。來。成。婚。美。滿。之。日。

第四章

當六禮拜前。備令宜公爵自森彼得堡以火車至巴黎。坐於臥車中。神思昏頓。車至後。卽以馬車赴俱樂部。以公爵初無他寓。而姑氏又他適。計不如至俱樂部。俱樂部本有精室。用以延接會員。自決居巴黎八日。俟與部中勾當後。卽以車至布利埃。蓋經年未歸法國。其在俄國中。則以巴黎之生活。移入俄國。夫以巴黎之繁麗。較諸俄京。直類以枯澗之石卵。與烏爾沙伯之寶鑽。比也。於是司拉夫敵黨之積習。遂沾染。及之。見亞洲柔懦之性質。合歐洲剛強之性質。融而爲一。公爵竟悅其可意。而俄京。

貴婦妖豔之態尤足醉人。公爵欲識此種婦人之性質是否似埃及人面獅身之獸。目光閃爍手爪鋒利甚可畏也。公爵者性既聰明又得良教育。又爲名門巨伐。於是歡迎者衆已而未婚妻之美貌積漸去其腦中似畫師以鉛筆作圖時光與顏色同時而退前此離克黎稍遠如流配貶所思欲長日閉門不外出交遊顧使館中公爵爲最年少而衆復譽揚斷不能閉戶如處子然窮居數日適逢長官延飲不能不出乃衣禮服與森彼得堡社會中相見第一夕卽大受貴胄之歡迎且其祖父曾與亞圖亞伯爵同避地於俄京與俄人尼西羅笏及巴郎高札高佛數家往還至密於是公爵以祖父故交之故並引見俄皇俄皇亦加以優禮俄頃之間此二十五歲之外交家乃矯雲直上矣長官偉其才卽利用公爵勿令外交掣肘葛斯唐者本英偉之器在社會中實爲雋品而政治則非所長逐日宴樂凡機宜之事一無所知在俄國間初非能釀蜜者卽以蜂論亦直細腰之蜂碧色晶明爲日光映發而照眼實則

無所用數禮拜中已成爲花叢之蕩子矣顧筋力至動雖至艱極苦咸能任之且能與酒人鬪飲俄國酒人豪飲傾國而公爵竟與之方駕齊驅曾在俄京貴胄俱樂部鬪葉子戲戲竟名乃大昌復與博徒鬪至三日三夜僅一起運動其肢體而已而博徒皆靡其勝也不恃福命而恃精神彼博徒者倦而神昏故因之而勝又與迷生爾黎園中女優名女西德爾埃者往還雖俄之貴胄心醉其人咸中道梗絕而公爵則情款至篤一日忽厭此女優亦不知所謂殆此優爲情過密遂爲公爵所棄此布利埃夫人曾言公爵爲冬季之英雄無一勝會能屏其人在勢宜得俄人最富之女郎結姻顧女雖俯就而公爵恬不見異推之惟恐不遠以故人之求者乃益集蓋公爵血管中所含之性質不能持久以愛人數月以來視女郎如濁物遇之生厭欲解此穢但有縱博第一次爲葉子戲卽神與戲合似爲社會博徒之巨擘每日晨起掣巨金歸面色淡白腦中如梭口沫如漬晨歸就枕而俄國冬季之天本同薄暮而公爵亦薄暮始起以夜爲晨公爵之晨乃在明燈照耀之時蓋其人之起居與恒人大悖

二年中其見日光僅矣大類夜遊之鬼蝶方其蒞俄時容光滑澤至是竟樸老見皺紋雖容儀尚佳而少年如花之光燄至此一毀都盡似狂蕩之事一一排之眉目之間前此髮密今則鬢角亦漸漸稀疏淺藍之目今亦深陷一望知爲蕩人若令姑氏見之覲面幾不相識此時已非靜肅之少年與姑氏及克黎在老屋廣廳夜話時矣布利埃女郎固有剛決之性質類男子曾戲呼公爵爲葛斯唐姑娘今茲溫柔已消都不肖前時之風韻竟類兇暴之男子一切疑慮盡付消融心所欲行卽放膽行之無憚物議其父遺傳之血本欲幹蠱爲善至是血復大沸備令宜之族在恩垓時代爲驕奢淫佚之家風今日公爵竟能爲先輩之代表而柔弱之身乃有武夫之力較諸祖父弱不勝衣以粉自飾其手面至於玩物墜地乃不能拾令僕人拾之偶一出門以籃輿將之不令馬背艱辛葛斯唐每於宜行之地竟不能一法里然能行獵試劍舞之不已爲人所不能任者力皆勝之至於縱博則尤精良能以思力挽迴頽運所勝之金乃爲人所未曾聞如最劣之位負至無算一經公爵得之立見勝著博局

中雖極敗衄。自公爵一臨。春風立燭。二年中佳運遄臻。竟使其人日趨於下流。人咸呼之爲有福之葛斯唐。苟非負有盛名。人幾疑其以詐術取勝矣。充所有財產之餘屑。合近來新得之博進。轉覺揮霍自如。一無匱乏。外出既有良馬。安居復有精室。加以附屬之品。一以華纘爲宗。蕩子排場。不能不如此也。迨一至貴胄俱樂部中。人人咸知此人一至。必有巨博。公爵所作之葉子戲。惟巴加夏及朗司更尼兩種。偶然亦作弱格之戲。弱格之戲。一點一魯意。壓尾尙有一百魯意。博局中有老人那海司。動諾者家資可四十兆。一日與葛斯唐博輸。至三千魯意。老人起立曰。幸不負當罷局。不爾者吾必敗北矣。葛斯唐或自戲園。或自宴樂之室出。卽坐冰車過伯司。伯抵街。碾冰而行。擁裘既厚。喜迎夜風。取其爽氣。以蘇筋力。然後再入博局。至夜午時。精神完足。而同博者精神已罷。而葛如生力之軍。財雄膽巨。慨然入局。坐於燈光之下。狀態從容。勝敗不形於色。在博徒中。乃不能覓此雍容之度。見人或恠。不進。葛則深鄙。不屑與言。有以迷信占勝敗之兆者。葛則聳肩匿笑不已。身處社會。旣久美婦咸。

集而媚之。而皆視若曇花。生平所爲。但圖一己之樂。初不省所謂愛情者。外狀不亢。不卑。頗不令人失望。惟生平惡見眼淚。故不欲以涼薄之態。加人。獨有一日爲一貴亢。胄夫人所迷。然亦不久。舍去。夫人名烏夫海西佛。爲伯爵之妻。髮作淡黃色。爲衆所羨。乃心悅葛斯唐。惟其夫善妬。不聽與人往來。而夫人遂不能接見。葛斯唐卽通書。亦非易然。葛斯唐心戀夫人。幾忘其博。凡夫人所至。葛斯唐必至。每與夫人跳舞。於伯爵妬眼之中。然終不能作幽約。一日宣言將至墨斯科。遂匿跡於外。兩日卽潛歸。伯爵亦弛其防。夫人乃三至公爵之家。夫人之車。故停至阿勒格司教堂門外。身入教堂。自便門步出。潛至公爵家。第三次爲其從者所覺。歸告伯爵。伯爵大怒。突至備令。宜家與從者相競。從者爲巴黎人。其佻猾等於馬蜀加海諾種人。夫人大驚。遂同葛斯唐自後戶出。當此之時。葛斯唐氣力至偉。初不一用。今日乃見其神勇矣。後戶鐵檻。本對隣居之院落。於是葛斯唐力屈其鐵條。夫人卽自檻逸出。數秒鐘後。伯爵入公爵歡笑迎之。伯爵見室中無人。知已冒昧。則再三與之道歉。而出。伯爵含怒於

心。然。尙。不。敢。質。詰。其。妻。且。屢。聞。人。言。遂。深。信。無。復。疑。慮。則。圖。與。公。爵。決。鬪。因。亦。入。俱。樂。部。與。葛。斯。唐。博。伯。爵。忽。厲。色。曰。吾。出。局。矣。葛。斯。唐。問。故。伯。爵。不。承。其。短。於。是。忿。爭。衆。皆。言。伯。爵。非。理。顧。伯。爵。終。不。爲。屈。乃。議。決。鬪。明。日。在。冰。天。楓。林。之。下。比。槍。符。號。一。起。葛。斯。唐。至。再。精。詳。槍。發。彈。中。敵。人。之。腹。伯。爵。殞。諸。雪。中。血。斑。雪。上。伯。爵。尙。倔。起。發。鎗。然。血。已。溢。出。不。止。但。能。中。公。爵。之。肩。不。能。得。其。要。害。伯。爵。雖。受。重。傷。然。尙。能。生。葛。斯。唐。六。禮。拜。後。亦。愈。葛。斯。唐。自。受。此。彈。後。事。乃。大。奇。竟。將。平。時。百。戰。百。勝。之。佳。運。立。時。消。竚。或。流。血。多。而。精。神。退。耶。或。佳。運。過。時。葛。斯。唐。之。心。亦。倦。邪。自。是。日。起。其。敗。也。乃。如。水。平。日。堅。持。之。心。遂。爾。瓦。解。博。局。中。所。得。葉。子。凡。作。劣。色。者。直。戰。競。無。有。把。握。雖。以。巨。金。置。局。乃。無。必。勝。之。權。亦。不。能。以。不。動。聲。色。之。容。鎮。其。博。徒。手。足。時。時。慄。動。二。目。深。黑。齒。敵。其。唇。亦。漸。爲。張。皇。之。狀。失。其。常。度。遲。明。始。出。局。髮。散。領。開。胸。前。之。飾。亦。摩。研。而。黑。前。此。之。運。歷。階。升。也。今。茲。之。運。則。降。階。下。矣。舊。日。所。得。之。錢。今。亦。星。散。無。遺。乃。決。計。舉。責。於。外。且。降。心。抑。志。以。求。人。較。之。前。此。揮。霍。之。時。衆。皆。承。迎。如。帝。天。

因之。狷傲無倫。乃不圖竟傾覆其寶座也。既不得錢。博徒待之亦漸漸疏懈。其在人叢中。衆亦不加盼睞。卽佯歡故與之游。人亦無憚之者。當此之時。公爵之博興乃益甚。初不一思牌輒妄發。似馬師不能調其劣馬。聽之奔放萬不能馳至其地中道之隕。至易易也。已而果負千戰。不得一勝。罄其所得。皆屬之人使館。公使心憐之。遂以公事令回巴黎。卽決鬪之事。亦久爲公使所聞。意遣去俄京。稍歛其鋒。乃予假三閱月。假非已請。竟得此命。則大悅過望。自知身居俄京。聲名敗裂。欲舍此另圖生事。餘錢但五萬佛郎。卽爲博進之餘財。用旣匱。遂盡易其初志。方其破浪時。初不一及克黎。今茲反本始及其妻。空中想像。復見布利埃之花廳燈光。下觀克黎刺繡淡黃之髮。爲燈光映發作金色。遂迴心以愛克黎。立誓滌其蕩遊之思想。不令生其熱惱。又思先人餘業。蕩滌已空。然克黎尙稱富碩。奩資每年可得十萬磅。則少年夫婦同度時光。想無匱乏。且巴黎所費輕於聖彼得堡。不至有竭蹶之虞。矧遊蕩時光。此時已過。若每年六閱月。蟄伏不出。積其子金爲每年冬季之遊資。亦綽有餘裕。公爵此際。

心思。輒。驢。而。性。質。忽。復。轉。爲。溫。美。私。喜。復。還。少。年。拘。謹。之。本。色。迨。火。車。已。至。公。爵。遂。
下。月。台。自。慶。復。至。巴。黎。因。追。咎。當。日。去。巴。黎。時。乃。心。思。瞀。亂。致。淪。濶。濁。之。地。時。已。黃。
昏。公。爵。自。馬。車。中。外。觀。覺。拉。煞。伊。鶯。得。之。路。既。坦。且。修。夾。路。皆。煤。燈。大。城。中。交。通。令。
人。心。爽。似。行。道。之。人。皆。輕。提。如。飛。及。至。孟。忒。馬。覺。得。路。則。車。輛。輻。輳。公。爵。之。車。遂。停。
御。者。大。呼。讓。路。而。行。人。至。繞。馬。首。而。過。已。而。道。通。車。行。沿。霍。禿。義。爾。得。線。垣。過。轉。入。
埃。勒。低。路。而。官。道。立。見。見。馬。車。續。續。似。入。戲。園。婦。人。豔。服。加。面。紗。似。出。諸。跳。舞。之。場。
燈。光。映。射。戲。臺。門。外。而。騎。兵。立。於。路。之。當。心。盛。上。爲。火。色。所。射。閃。爍。照。眼。乃。卓。立。如。
樹。此。地。人。乃。爭。集。電。光。四。閃。雖。廣。道。遼。闊。竟。爲。人。影。所。蔽。作。黑。色。矣。是。卽。巴。黎。夜。景。
之。圖。佳。麗。殊。無。紀。極。時。公。爵。馬。車。已。入。伯。爾。之。路。逾。時。至。俱。樂。部。矣。下。車。時。耳。中。似。
尙。聞。鐵。軌。之。聲。而。目。光。已。爲。電。光。所。奪。人。已。罷。困。遂。入。室。中。濃。睡。至。於。遲。明。始。醒。公。
爵。至。巴。黎。未。久。其。徘。徊。道。上。之。習。慣。久。尚。未。忘。覺。在。俄。京。時。之。黑。幕。逐。漸。銷。亡。深。以。
故。鄉。人。物。爲。美。於。是。二。月。中。均。心。醉。巴。黎。早。暮。咸。間。步。於。桑。挨。利。劑。路。中。或。於。疎。林。

之中及物肆之前。其在馬得蓮街及孟忒馬覺得路中徘徊不已。道遇故交。輒脫冠引手爲禮。有時亦至小梨園中所演劇文。乃非佳。而公爵以故鄉音調滋以爲美。惟中心樂極。故發之於外。初無憂憫之容。蓋去俄之後。似重囚出獄。凡百可以自由。至與部中交涉。三日已竟。計此禮拜之末日。卽出巴黎。蓋知夫人及聘妻同居布利埃。故不豫白。令母女二人喜而狂跳耳。中似已聞母女歡笑之聲。故欲突如其来。以聳動之。是日行伯爾路訪玉匠巴梭。製定婚之戒指。中籍寶石環以小鑽。工製極巧。自謂持此錦匣戒指。授克黎時。克黎必大喜。發函出戒指。泥已加其指上。指末作玫瑰色。於是大喜。謂此戒指卽鎖練之環。械我兩人使之固結者。方臨行之前一夕。自梨園中歸。見俱樂部人多於燈異之間。諸侍者侍者曰。今夕有雅戲。名曰公主求學戲。凡兩下幕。演之者爲兩名人。一爲西夏昔公爵。爲製曲文。一爲於舒太朗。爲譜樂音。演者爲烏巴海。咽帝戲園中。伯爵扮爲侍從之臣。又調取巴黎倭爾安戲園中。名多拍爾者。爲亞律封司。又調取燻那斯戲園中。名森西學漫者。爲伯邦司。得又少年伯

爵。名太梭海意。爲泰倭黎女脚名於斯里夫人。爲倭當西亞公主。又有斯簪爾拉西爾夫人。爲皇后。此時人人咸集。伺卽承應者亦多。觀者同時爭集。欲得便宜之處。而廊廡之上。懸魯意十四時壁衣。人聲譁噪中。雜以整衣之聲。此聲並挾脂粉之香。同入耳輪。與鼻觀之中。於是公爵亦不歸寢。付外衣於侍者。縮其高冠。亦進身場中。天下固有細末之事。乃足立時改人之操持備令。宜公爵不過偶一臨場耳。不圖後此事業。一時都燼。堂中電光輝映。而美人滿座。衣服鮮華。在萬豔中。復有玉色照眼者。則美人肩膊也。一時座間扇影。如萬翼齊飛。每有人入時。卽聞有喁喁私語聲。廳深深處。卽爲戲場。有絳幕下垂。沉寂如無人狀。公爵行至青衣座間。有識者數人。廳中有少年律師。名挨西貢。可以承受。父母巨兆之產。人旣明暢。出語聰穎。迨公爵旣入。此律師愕然結舌。不得下廳。中人亦寂然。獨有一老人。髮禿矣。人旣高碩。衣賈人之衣。色赤而耳巨。尙有微髮作黃色。頸上環高領。汗衫飾金鑽之鈕。履缺其前。白襪盡露。微言曰。惜哉惜哉。公爵旣入。人叢與衆爲禮。心中甚疑。堂中人方喁喁作語。今茲

胡乃寂然。又思衆果何爲因吾而寂。此時髮禿老人與公爵之友耳語。其聲頗巨。若故使公爵問之。曰可否爲我介紹見此公爵。其友愕然似不之屑。不得已面葛斯唐言曰公爵此爲穆利尼先生。此老人卽曰鄙人爲實業家。前此曾爲商務裁判所之判事。因與公爵引手言曰公爵吾殊有榮幸能識尊府之人。吾弱女穆利尼與公爵表妹布利埃女士同居一女學中。學名薩克埃格爾爲巴黎中第一學堂。吾於吾女阿德乃爾一無顧惜。有好必與之也。吾今有噩耗。必以奉白於公爵。此時少年律師挨西貢頗張皇手足悸動。似以電報示穆利尼不令之言者。口中發聲。而又不成語。穆利尼之言已發。既不能收。亦不足慰。公爵卽拭其目。曰吾殊不了了。適先生示噩耗。似與吾家有係。請明白宣示。用解吾惑。挨西貢見穆利尼垂首無聲。卽起立至公爵前言曰公爵吾至抱歉。公爵於此間非機密之地。而穆利尼先生乃發端示公爵以噩耗。顧明日卽當知。今夕原可勿言。方公爵入時。吾方與衆言。新自英國歸。知布利埃侯爵逝後所遺之訟事。經其後人繼訟。乃失敗無復論救之地矣。公爵驟聞是

言顏色頓變。計此訟一負克黎之事已矣。乃矯爲鎮靜之容。言曰。君當許我駭愕。一事足下何以坦然白人家敗狀於萬衆之前。鄙人深不信吾家親串之事。乃爲無事之間。人用爲談資。今深望先生後此稍爲檢點。勿輕易發言。如此少年律師立時變色。愁紋見諸其面。搖首噓氣。言曰。公爵宜信其有是言。公爵曰。鄙人之信蓋信其分所應信者。語後輕藐其人。挈其友三數移座他處。穆利尼及律師相視無語。穆利尼乃強笑曰。備令宜家兒。乃負奇癖。足下何語之驟。即吾亦被餘辱。只能聽之失敗而已。律師曰。不唯失敗。將無立錐。良言不信。且加毀詞。穆利尼曰。然。革命者特虛無之舉動。吾輩仍不能與之平等。彼公爵者。於最富之女郎。尙顯然引爲快婿。時臺上鐘徐徐三動。衆謹立止。斐立尼與律師同坐。公爵則移座於遠處。適當門宇臺上奏跳舞之樂。和藹可聽。而公爵憂心。乃隨樂而動。不可自遏。其狀似待劇者登場。而中心實思家事。蓋克黎之失敗。如疾雷下擊。後運茫然。初念依賴其富。今乃長貧。然在人言。尙謂公爵思踐其婚約。卽公爵之心。亦不能舍克黎而別取他人爲耦。其心。

固謂二人已縛而爲一身中所藏之錦匣其下鋪以兩家之印信中藏定婚之戒指然公爵爲此二人之言所束縛其嚴密乃勝於戒指心念克黎之失敗固爲可悲然當歸故宅治田猶狼之伏匿不欲爲人所見耳此時有爵有才有風貌之葛斯唐乃獨無財似已爲人生瘞於地於是追悔博局所得之金錢竟一揮而盡夫博進固非財產然終不得謂之非財今值勢利之場人人目中所見唯金銀之光氣若無財而居巴黎卽不成其爲生活於是思及克黎母女果聞此言則失望當何如也想彼母女或未之知以挨西貢新自英歸故聞之良確卽欲縮短其期馳歸慰其母女釋彼窮愁正在此時場中幕開所排設皆春中之景朗日懸空耕夫餚婦方唱秧歌於紫陌紅塵中歌曰彼美人兮歌聲揚彼君子兮刈麥穗之嫩黃歌聲發兮泱泱腰鑣兮去莠稂此歌一落公爵之耳似此身已至布利埃在蔚藍天之下聞耕夫作苦熱氣蒸騰自下而上顧身雖困乏乃幸侍克黎於此寂寞之鄉想駭波怒潮之後用此爲生則安靜恬美極矣乃轉以克黎之貧賤相憐爲樂時臺上劇文續續而演亞律封

司與公主已同出。彼此互歌。旦脚於斯里聲至和婉。作歌曰。我爲郎謝其富貴與顯榮。我辭樓下殿而入諸匱塵。多拍爾卽演爲亞律封司以手撫鬚。悠揭其目光。答歌曰。愛情與富貴本相連。權力與財產須萬全。爾當爲亞律封司任其肩。此歌協風琴而出聽者人人爭爲舞蹈。此劇既高絕而烏巴海咽帝將於今冬亦演是劇。時穆利尼以足抵地。以背就榻。大類人熊。聽人擲笛。心中初不念此公主蓋別念一公主卽其女阿得乃爾也。當於學堂視其女時。尙著短衣。拖廣履。貌頗不揚。粧飾尤劣。且瘦骨如柴。旣入談話室中。見諸同學皆盛服。則蹶蹠莫前。而同學尤極輕藐。時穆利尼尙未富碩。且未立椰粉之廠。尤未出藍色之廣告。迨生業一廣而法國雖深。村小鎮中咸知廠產之美。是時方售零星之食物。而阿得乃爾同學之母。見此女貧窶。何爲錄入學籍。而等第之軒輊。遂入穆利尼之耳。知同學之侮其女至矣。所謂貴胄之黨魁。卽狷傲無倫之布利埃女士。時時聞其女痛詆仇讐。且哭且圖報復。今茲報仇之期已至。阿得乃爾遂爲巴黎盛富之女郎。而所謂富貴布利埃。

之女郎。乃爲無奩之貧女。今阿得乃爾所衣之衣。均武阿得肆中所購。髮既修整。身材亦頗豐腴。以財力之多而金光乃融入面顏。在富人中爲最美之女。想後此布利埃女郎服常服。居於村間。似隱身入諸墨闇之地。且平日所訂之婚事。亦因而隳。但觀此備令宜公爵爲魁偉男子。名聲既振。且常與其姑氏同至薩克埃格爾堂中。同視克藜。而阿得乃爾目中所矚。見公爵與克藜同行。則隱度克藜必爲公爵之夫人。已身或嫁律師。如挨西貢之類。否則嫁與碩腹之賈。於是亦誕育男女。長日爲人所輕。穆利尼思及於此。不期啞然而笑。因以背就榻。納手囊中。弄金錢作聲。復自言曰。我詎無他法。得佳婿。足使吾女生其欣悅耶。於是四瞭座中人。似欲得一相宜之婿。家穆利尼。此時自信財力厚似世間。無事不足以了者。但使其女手執金鑄之帖。其值。至於無上面授一人。而其人敢拒而弗受者。則其人之膽力。眞舉世無匹矣。勿論侯爵也。伯爵耶。但問價值。雖高不吝。穆之豪富。其出十兆之金。如一兆同也。世有以丈夫拍賣者。其父財力似能市王。予以四其女。此時心雄目肆。四瞭稠人。復視至備。

令宜公爵。目光立停時。備令宜顏色慘戚。穆利尼以爲必思得其表女弟。乃大怒。以爲貧相蓋。穆利尼俄頃之間心思萬變。卽亦莫知其所以然。忽思得一策。湧現腦際。戲場上第一齣終場矣。在鼓掌讚美聲中。公爵合其同伴行出場外。穆利尼目送之後。亦隨之而出。在二層樓上。本有博場。初不因樓下之囂呶。亂其博局。室中人聲寂然。凡曲中重疊之句。粗能流及博徒之耳。然博徒之心。不爲動也。亦明知樓下人方樂。乃與己無關所關者。只在一賭案之上。案式如馬蹄。在極熱煤燈之下。煤氣欲乾。人腦而戲場中美人盛服花球。汗香撲人。而博徒亦一無所動。葉子戲之入其目。較美人尤爲耀眼。凡樂聲四徹。一若無聞。但爭以金錢。擲諸綠幕之上。公爵不期趨入。是間似有天數使然者。中有主席者言曰。衆各自顧爾之葉子。葛斯唐出一千佛郎。之票有意無意間擲之局中。已而葉子出果。如己意之所料。遂疑森彼得堡之佳運。復來於是。遂占一座位。而穆利尼亦至此爲穆利尼第一次見博徒者。蓋穆利尼之性理。甚不欲以博局中事委諸造化。凡不得柄握者。則不侔其利。平日咸欲以技。

能轉移風氣。平日略爲伯實克葉子。不爲武翊忒（即中國之牌九）反掌定其勝負。此時亦臨局次。見公爵以百魯意納局中。亦以十佛郎置其旁。人人咸知穆利尼蓋偵察公爵之所爲。故亦入局以自掩其陰謀。於是續續而博。似穆利尼之十佛郎。能牽率公爵佳運使之中梗者。公爵色變。於是出其最後之鈔票。穆利尼少勝。傲然復出。十佛郎與博。天旣遲明。博徒盡散。公爵負四萬佛郎。穆利尼見之。知布利埃姑娘之命運盡矣。於是歸入馬麗石埃。伯住宅。扶頭而睡。葛斯唐腦沉而身熱。當此之時。在勢宜赴布利埃。乃夷猶不行。以手支頤。下視伯爾官道。見清道之夫。已治晨役矣。晨氣撲人。精神少振。朝曦甫上。晨霞滿天。公爵自念夜來乃大誤。決以今夕行此武翊忒之博。乃至可惡。於是整衣負車。令至布倫盧大林中乘涼。是夜仍弗行。再入博局。當此克藜。正在望夫之時。百折不撓其志。亦足悲矣。

第五章

當巴西蘭送二噩耗於夫人家時。侯爵夫人耳中尙有所震。則快快坐於錦榻之上。

而堂門洞開適當草場夫人思深不期一一見諸容色小侯忽入夫人霍然立止其思似一見其子卽有意外之事入其目中者幸小侯寧靜無事且出笑容夫人問曰汝來何爲小侯曰拍爾桑夫婦至矣車輛已入園門行甬道矣在夜色沉肅中聞車輪憂動沙痕之聲直達戶內夫人以紗蒙其首加以外衣過甬道至階次車行作曲線痕止於階下車中人蘊其笑容冠烏羽之冠手上加西班牙狗皮之套視曰吾家長過佳辰而小侯已至車外車中人忽出小蠻靴踐車鎧靴黑而足纖襪以灰色絲爲之旣下卽抱侯爵夫人親吻曰見叔母喜甚骨肉之親乃至久別今吾家人安在旣見克藜卽突進引手微作感喟之言曰克藜我似一世紀中不見汝矣復與小侯親吻後至再引手卽整其衣裙作絢繚聲竟使此猝落之侯家人人咸生喜色忽呼曰吾夫焉往詎失路耶而後車已至拍爾桑言曰吾已久俟爾行禮畢後再伸吾懷此時見一少年年可三十餘衣旅行之衣執革囊自林陰中出謙謹鞠躬至夫人及克藜之次男爵夫人曰聽汝行禮後可照料吾之行裝然吾有黑合冠在是中可爲

我留意男爵曰諾卽迴顧小侯僂其打與之引手曰汝試觀物事十九重可三百敵羅似吾妻運鎗砲至矣男爵夫人如不聞於是家人歷階而升男爵夫人引目向天言曰嬸氏吾不知胸中所積之言千頭萬緒從何處抽出也復引夫人之手曰兒輩愛嬸氏至無論何事有關於嬸氏者匪不戚戚於心此時夫人以目視克藜而克藜亦停目不瞬待男爵夫人發言男爵夫人曰少待吾夫至時必歷歷詳敍其所蘊謂克藜曰汝不知吾乃赴瑞士耶吾不能過此而不留今必留此數日始行當以馬車往入烏伯海意埃山路吾東方之兵隊男爵率至如索與武阿諦所帶巴都亞人鑾撲男爵少傷此遭之戰男爵舉動乃無愧英雄在二百人中爲雪凍死者逾半乃以八十人歸竟不得寶星令人灰心於革命之政府汝亦知江伯打甘受部長而不辭乎男爵夫人語時巧調之舌如鸚鵡瀾翻不已凡其所言又如五色玻璃閃閃作異色夫人與克藜坐聽耳幾爲聾不期端坐如塑而目光亦爲男爵夫人所眩男爵夫人初不待人答辭卽自入他室臨窗而外盼見隱隱有烟箭火光噴射四照如野燒

男爵夫人以手相撲。言曰。大佳。大佳。乃類梨園中布景也。吾家人殊有幸。乃居此田園林木間。朝暉夕陰。景象萬殊。嬌氏以我較克黎歲年固同。而吾之老蒼乃同其母。此卽好跳舞喜宴會。且夜夜赴梨園。巴黎紛呶之中。使人易老。可知歡樂之事亦如操作。不勝其罷。嬌氏聞吾言。當發微哂矣。嬌氏決不能謂吾夫婦常宜如此。理宜至部阿。卷虐野次。寂居四閱月。顧乃不能。男爵者博學多才人也。研究實業。以巴黎爲中心點。尤有科學之會。並博士院。均在彼間。卽我亦有與人酬應之事。並慈善之舉。又一幼女。不能聽彼長處。保母之側。況居海濱已兩月。旅行又兩月。在倭士。又兩月所餘之時。有幾。今吾倦矣。且歸坐少息。此時男爵夫人如旋風環過二人之前。距夫人所坐之溫榻而坐。卽曰。願嬌氏語我以事。居此何事。度此良時。又用何物以消遣。倭其打如何。鄰居鐵匠又如何。凡嬌氏所寓書。一一知之。設人無頭腦。又作何狀。旣坐不寧。遂閉其目。似靜候夫人及克黎之報章。此時男爵夫人語少寂。如嬌鳥作歌。歌已立睡於榻上。鼾聲作矣。蓋男爵夫人行倦。以首枕榻背。榻蒙舊紗。而男爵夫人。

細細作嬌喘。朱脣微綻。知睡熟矣。夫人與克藜相視而笑。各治針黹以待。此男爵之離夫人蘇醒。夫人固不脫孺子氣也。男爵夫人姓鷺尼庫。名素斐。此名乃大奇。素斐者古之賢淑人也。如是美名。乃加之輕狂之命婦。此人爲布利埃侯爵女弟之獨女。少與克藜同處學堂。貴胄之黨。恆虐待富民之黨。素斐卽在貴胄黨中。亦識穆利尼之女。顧素斐之爲人心。則神聖腦則飛鳥。舉生平佳處。但足彌其顛狂之失。阿得乃爾之惡素斐。與惡克藜同也。卽此人呼阿得。乃爾爲小椰子。以穆利尼方設椰子肆也。方十三歲。女學生欲啟釁時。幸克藜年事稍長。爲之居間。得無事。阿得乃爾竟視居間者爲輕已。恨乃逾深。克藜雖伉傲。然識大體。力遏女伴。勿再挑釁。然克藜志向愈高。而阿得乃爾恨之亦倍。實則克藜初無輕曠偷女之舉。動而天質相反。竟若宿仇似克藜之身材。窈窕玉手皓潔。箋上之圖書。手中之皮套。節節皆觸其忌。克藜於同伴。恆稱爾爾。有二義。一處親稔之人。一對臧獲而語。阿得乃爾亦欲遍爾諸人。而同學大鬨。以爲素斐大怒。不聽其稱。則以臧獲之爾呼之。克藜以爲過則。對阿得。

乃爾稱親稔之爾阿得乃爾轉以爲瀆視屢挑其釁克藜初若弗覺然輕藐之心亦弗覺其日增素斐與阿得乃爾之爭亦日無停晷一日素斐自談話室中出至於庭中手中執椰子糖徧餉同人後則笑罵向之曰汝亦甘此乎幸勿介介物非出自爾家是俟爵授我者阿得乃爾大怒取其糖力擲諸玻瓈窗上窗破玻瓈之屑散落沙中於是大衆奔集力推阿得乃爾阿得乃爾仰跌左手適觸玻瓈之屑阿得乃爾既怒又見血出則大驚而暈素斐頗悔卽抱阿得乃爾入養病之室躬自譏悔坐而悲哭恨爲戎首自是日後阿得乃爾卽爲富家之首領富貴分黨如敵國焉已而人亦漸長爭端亦泯而不發大類世界官途中之爭競此時之戰不以手撲分勝負矣暗嘲隱刺機鋒犀利克藜智力高乃不與此戰但有隱爭蓋彼此才具相等也時穆利尼財源大進人言穆利尼能以煤炭煉爲華尼慮尤言其椰子粉能以杏仁代之此二物乃大馳名於國中得資頗厚時巴黎社會以實業爲富貴之具因之穆利尼亦爲人禮重遂入商務裁判所其交遊語及穆利尼者咸搖首稱能不已穆利尼人旣

劣俗。時時以金自詡。唯無凶狠之心。若於已有益者。時亦代人著力。每欲擴其交遊。故擇交恆向貴要。因之名聲大起。一日至薩克哀格爾學校。坐雙馬之車。呼其女至談話室。自是阿得乃爾不居此校矣。時阿得乃爾已十三歲。同學者每於林外見阿得。乃爾與其父坐華美之車。遠遠見同伴而笑。似身在此車。得意已極。與人爲禮。適以自豪。逾數月後。素斐與克藜亦歸。魁率既行。戰場立靜。然阿得乃爾之恨。乃若不與同天。每出必引目四盼。或至梨園。必在二等。此爲其父極力所營而得者。然仰視素斐。克藜已在最高樓上。觀之怒不可遏。每下幕時。有無數少年。爭至樓上。且掬食糖果。其在阿得乃爾屋中。則虛寂無人。阿得乃爾自念。此羣少年中。必有一人。爲克藜之夫。此時克藜年齢已及破瓜。豔乃無度。淡黃之色。似有光氣。每出必衣粉霞袒胸之衣。不帶寶石。而觀者已豔羨無已。素斐先嫁柏爾桑男爵。婚禮即行於聖烏畢司。日禮拜堂。繁麗極。一時之盛。婚禮成時。乃不延阿得乃爾入席。然有人曾見阿得乃爾攜一僕婦。在人叢中。竊觀。然亦無能辨其眞僞。蓋阿得乃爾隱於巨柱之後。似

目。光。能。吸。入。其。仇。人。者。克。藜。爲。新。婦。之。相。與。滂。達。小。子。爵。四。嚮。巡。視。竟。至。阿。得。乃。爾。所。立。之。地。阿。得。乃。爾。遂。避。入。人。叢。之。中。克。藜。亦。不。之。審。復。他。適。果。人。目。所。及。能。化。爲。利。劍。者。此。時。克。藜。身。首。異。處。矣。蓋。阿。得。乃。爾。之。視。讎。仇。目。殺。其。人。較。劍。利。也。此。時。備。令。宜。赴。森。彼。得。堡。克。藜。遂。深。居。不。恆。出。且。居。別。墅。六。閱。月。心。中。已。久。忘。阿。得。乃。爾。方。柏。爾。桑。男。爵。夫。人。睡。於。榻。上。時。亦。初。未。憶。及。當。時。同。學。曾。時。挑。戰。於。偷。人。之。女。也。時。堂。門。闢。夫。人。醒。見。男。爵。同。倭。其。打。聯。臂。人。卽。翻。然。起。立。曰。吾。家。人。乃。聽。吾。鼾。睡。耶。又。曰。此。間。類。仙。姬。之。書。足。令。人。長。眠。不然。吾。方。蒞。此。何。以。目。睫。遂。交。又。何。人。能。爲。可。愛。之。王。子。令。此。公。主。驚。醒。今。男。爵。非。王。子。耶。旣。而。曰。否。否。王。子。必。爲。倭。其。打。嬪。氏。怨。我。無。禮。或。是。間。天。氣。使。然。令。人。倦。而。思。寐。若。在。巴。黎。恆。少。遇。此。吾。乍。來。故。不。習。耳。男。爵。進。曰。適。來。奉。命。已。將。行。篋。運。至。此。屋。滿。矣。男。爵。夫。人。似。皇。后。垂。盼。臣。下。首。肯。者。再。克。藜。曰。吾。今。指。授。爾。以。所。居。之。室。可。乎。男。爵。夫。人。曰。可。手。中。出。絳。皮。之。囊。上。加。圖。書。入。時。置。於。榻。上。忽。然。注。視。其。夫。男。爵。疾。進。取。之。夫。人。曰。不。可。此。物。安。可。授。汝。吾。防。遺。

落。倭其打來。此物囑爾代爲藏之。復視侯爵夫人。旋又目及其夫。男爵笑曰。吾甚服爾信我。卽謂倭其打曰。爾爲我任其勞。我在此侍坐於嬌氏。侯爵夫人悅。男爵夫人攜克藜之手。及倭其打同行。似不擾二人之情話者。口中微微作歌聲。出男爵靜默。近侯爵夫人座側。時屋中沈陰野處。涼冷立命生火炭聲。爆於爐中火舌所吐。上映承塵。閃閃如人跳舞之狀。侯爵夫人心思男爵所挾之新聞。或且較勝於巴西蘭所語者。心中又生希冀之心。忽聞樓上二少年婦女蠻靴蹴踏之聲。歷歷入耳。侯爵夫人引目。忽見男爵立於其前。似待命令。夫人強笑曰。爾有機密之言。示我乎。顧雖未言。我已知矣。汝不觀老身。堆愁於面耶。男爵曰。然吾家之價值。所以見重於人。乃日退而不能增嗟。夫吾輩中。但有一人。不自檢點。所行之事。大足累人。吾輩所以高出社會者。信耳。故恆人有言。貴族一語堅如金石。今茲乃無人信我。如當時矣。吾輩所餘者。名譽。今亦淪喪殆盡。侯爵夫人淚落如雨。因引手向男爵曰。第言之。吾不汝怪。吾近得巴西蘭言備令。宜已居巴黎六禮拜矣。男爵大戚曰。嬌氏亦知此人近方行。

婚禮乎。侯爵夫人卽躍起座中。顏色如灰。言曰：娶耶？男爵曰：然。嬪氏想兒。鹵莽兒思此事。不如質言爲佳。夫人復曰：娶耶？男爵曰：公爵極力掩飾。不欲洩之於衆。顧其岳氏多金。而偷決不爲秘。今茲方慶得快。增偷女乃偶及公爵。茲事爲公爵之友葛司德項爲兒言之。亦知茲事之所由生。兒至憾此事爲吾家傷心之事。公爵至巴黎時。卽與人行博於俱樂部中。運命奇劣。不數時而囊罄。顧所積非夥。罄之亦易。旣負博進。則假之於俱樂部中之司帳者。續續更博。一禮拜中負至二十五萬。天地異色。病發如狂。仍納身局中。恣賭不已。兩夜盡反其所負。已而更博。則負至十萬佛郎。至結局時。但餘二十萬佛郎之袴。夫人久視男爵言曰：一袴焉抵二十萬。男爵曰：是爲隱語。凡博徒大負者。卽謂之袴。夫人曰：以二十萬佛郎市一袴。其貴乃爾。男爵曰：葛斯唐負債如此之重。乃無一錢。俱樂部苛例。二十四點鐘中必清還。否則大署罪狀。驅出門外。公爵困頓至此。在理宜歸商諸家人。吾家多不動之產。然兒及兒婦可以代負一部分之責。餘則與人商略。或得掩此大恥。而葛斯唐乃不取助於我。或且不欲。

露其醜也。葛司德項曾勸諫其出此途。而葛斯唐閉戶苦慮。知身世墜落。後顧茫茫。當此之時。乃爲造物所弄。而未來之岳父。作簡語向葛斯唐曰。公爵負二十萬佛郎之責。在理今日當備。而公爵竟不早圖。公爵欲起不與言。此財虧卽作簡語曰。此二十萬佛郎。鄙人可代備。鄙人本有巨產。能以十兆嫁吾女。雅不欲人惜。十萬魯意。使名門巨閥之人。墜其家聲。而不救。矯氏試思此數。不寧巨乎。然兒殊不信。其有此而葛司德項。口如懸河。兒不敢信其實。然所聞蓋如此也。於是備令宜大震。似金鑄之。人立諸其前。此僞慈惠之人。開其篋。引入其指。一轉指間。公爵之世閥爲此二指夾之而去。此則公爵別娶之情狀也。談次少寂。天亦曛黑。男爵在黑影中。僅能辨得夫人。仰首。如有所思。餘則鐘機中。旋轉之聲。歷歷入耳。他無聞矣。忽爾見侯爵夫人。臉際。如有濃雲。漫翳作聲。嗚咽。知夫人已失聲。而哭。男爵卽趨至夫人之側。長跽而執。其手。乃不能另索一詞。足以慰藉。夫人之痛楚。夫人徐曰。無傷也。吾心過悲。殊不能自制。其淚。不使流溢。吾平日之愛葛斯唐。至於極地。似卽由老身胎血所裹而出。無

異爲吾之次子故所出劣跡益傷我心且不料其辜恩至此考彼生平實恂恂不愧爲故家子弟何以變化如斯之速社會之酷烈竟能將人積年教育之工程一時折毀不成片段吾當日競業細意撫其成人其酬報老身不過爾爾辜恩哉葛斯唐也男爵此時亦大傷感卽取案上象牙之鈎此鈎本夫人用以製羊毳之用無意中將鈎貫入毳球之中用自消遣夫人神定自拭其淚言曰今茲第一義須謀所以處克黎者你須知此女至猾傲好上人酷肖其父其心金其頭鐵也乍聞噩耗必傷感至於無地彼晨來尙殷殷對我語葛斯唐不已此女之心無時能料葛斯唐戀及他人葛斯唐久久不有家書亦不思歸固以公務倥偬勢至於此其腦中初無他惑人旣誠篤不苟然諾其視他人謂亦如此似彼腦筋猝膺非禮悖信之人吾殊不能爲之設想男爵曰嬌氏以爲以術勸之能否迴心葛斯唐之鋌而走險勢蓋出於不得已若以善言導之或且得一隙之清明嬌氏以爲宜者請爲老人盡其死力俟爵夫人作色曰否吾家豈忍辱求人者地固陵夷然尙清貴吾安能貶吾平日門閥顯

節嚮人。吾今當誠告吾女。道吾猶子與新人訂婚約。萬不能自食其言。已而強笑曰。
備令宣公爵如是任情果置諸不論不議之條。或有自新之日。男爵曰。一聽老人所
命。兒不敢遽贊一辭。心固知老人之決策必如此。在兒思之爲親屬中分所必至。當
力任居間。今嬪氏雖力苞其淚。迨見公爵時。決不能以狠厲之容相嚮。此時忽有履
聲。至於樓級。則克藜與倭其打及男爵夫人歡笑之聲也。克藜爲男爵夫人慾態所
動。亦不期時時失笑。堂門旣啟。男爵夫人先行。引其弟妹至於未上燈之室。男爵夫
人曰。胡不舉火。嬪氏及吾夫乃同語於墟墓之間。如是深沉。幾於聲發不能到耳。嬪
氏曾語我。恣吾欲者轉以堅吾癖。今吾所居者爲是間第一之陳設。吾二人饗此安
樂之宅。幾忘吾行。侯爵夫人曰。然此吾之所願也。唯爾夫婦遠來。此時決饑可以就
飯矣。侯爵夫人語出時。似有人久伺其言。立時餐堂之門。一道火光直射積器之格。
上格中陳舊瓷器及銀器。同時卽有臧獲請命之聲。言曰。夫人席陳矣。

第六章

男爵夫婦至布利埃之明日。諦學白黎及其妹斯簪爾亦至侯爵家。其來也。適生男爵夫人之藥。夫人此時已久厭鄉居之岑寂。布利埃家人方團坐虹色帷幕之下。受冬初秋末之佳景。以是年且暮。將易爲寒沴之景。園外鳴鳥爲晴日所蒸。歌聲復發。如夏日。其屋前沙草之上。有黃色之水鷗。拾食餐堂所拋麪包之餘屑。侯爵夫人以氍毹自圍。意甚疏懶。靜聽克黎與男爵夫人語。二人各以玉臂支花綺石之闌干。男爵臥於船榻之上。可以前後動搖。向天吹雪茄之煙。倭其打。則取小紙以鉛筆寫克黎及男爵夫人之影。在此園中。態度至靜。人人皆如春困倦。不自支時。從者至。以革靴著砂牙牙有聲。衆皆爲之蘇醒。侯爵夫人引目視來者。克黎及男爵夫人亦轉其目。侯爵立納其小本於囊中。男爵不動。但微側其首。從者曰。諦學白黎先生及其妹。來謁。敬問夫人許否。延接。克黎力蹙其眉。覺此人醉心於己。一聞其名。即怏怏不自適。且料此人之來與己命運大有係屬。不期心突突而動。尤思此人自流露其愛慕之機。倪久久蟄伏不動。今日乃敢冒然請謁。何其膽力斗巨如此。固巴西蘭曾爲介。

紹然特爲調停界址之事。然此特假名爲進身之具。彼乃謂公爵久別遂萌異志而近我耶。此時閨中思想紛煩無緒。一分鐘間已歷過克藜之腦中。此爲克藜厭惡斐立之權輿。男爵夫人好事。卽曰：「嫵氏趣納之。吾至欲見此偷人。令人生無窮之趣。」卽於其妹求村間事。彼村姑衣飾必令人莞然。開其笑口。侯爵夫人曰：「吾亦云然。」卽語傳者曰：「汝延引諦學白藜先生及姑娘至此。」時少靜。而大廳門啟。斐立及斯簪爾已近階。除日光煥其紫色之面。雄偉作金色。斐立壯猛而鎮靜。衣禮衣。緊束其身。望之氣宇似高出其本人。其妹衣深藍之衣。緊依其兄肘側。面容爲心脈所感。頗戚戚作惶惑狀。然神情似甚果決。以目注視其兄。若陰助其膽力者。侯爵夫人起近二客之前。斐立鞠躬口中斷續。膠膠作數言。悚惶之狀。夫人幾欲失笑。夫人卽爲慈祥之狀。引斯簪爾之手。言曰：「敬告賢兄。臨覲寒第。不敢不盡主人之禮。」斐立引首作感激之聲。曰：「侯爵夫人下走。乃不知所謝。其獎引女弟禮意。優渥至此。妹爲孤女。少時失母。缺內訓。長以下走之側。侯爵夫人不棄寒人。得親仰仁慈之下。爲幸多矣。」侯爵夫人。

細視斯簪爾頗爲其容光及慾態所動卽曰女郎來前老身親爾卽以脣吻近斯簪爾淡黃之髮侯爵夫人謂斐立曰此卽吾兩家之和約簽字於此女郎之頂吾鄰一切前怪悉化雲煙爾來吾爲爾介紹見吾家人卽指倭其打倭其打前夫人曰此爲布利埃侯爵爲老身之愛子倭其打曰母勞引見矣卽引手付斐立曰諦學白黎先生與我已相見卽謂斐立曰吾鄰足力健所脫之兔捷乃不如鄰卽奔迅逃死亦不能如鄰之疾走斐立笑曰侯爵恕我我所以不敢奉告者以侯爵當時相見仍不釋憾於我果出眞名恐不能自免於辱倭其打曰然當日但知彼此頗有恶感今茲百憾盡釋永爲善鄰請君介紹見君女弟斯簪爾笑靨迎人倭其打行近其側侯爵夫人復面男爵夫人及克藜言曰是爲男爵夫人柏爾桑老身甥也一爲布利埃姑娘爲老身息女此時斐立面賴不敢正視卽鞠躬爲禮其勢似跼男爵夫人卽附克藜之耳言曰吾以爲半臂及護膝滿髮皆鐵屑耳天主恕我不圖彼乃有寶星也且男爵無之想吾國家制度眞有不可臆度者究令人生疑不已此人乃不自臨鋟耶但

觀其目糾糾有英雄氣何也克藜向不視斐立至此頗以目注視中心怒不可遏思得機倪以語痛詆之其視也似有兇鋒注射此巨膽之偷人蓋見其背廣而軀偉雖沈寂尊嚴而眼中實斥爲濁物同時目中忽湧現公爵之丰姿綽約其前謂公爵軀幹佳貌美髮作栗色目光蔚藍脣吻聰明可愛脣旁垂金黃之鬚較諸斐立之眞形與公爵之幻影美醜乃同天壤一爲平民之狀體碩而財多一爲完全之人格態度至佳第爲貴閥積習所掩頗能博此稱不圖斐立於立談之間得之俄頃中交情以留心科學之故成秘密之會黨引手作記用表同心復問斐立曰汝自啟其礦乎以吾度之廠中必大佳吾明早必至廠中汝當一一示我在廠宜用多人斐立曰工匠凡二千侯爵曰高爐有幾斐立曰十爐經年不斷火侯果至吾廠卽見巨椎椎重可四萬啟羅運用之靈能使人置雞子其下椎至雞子之皮不能動男爵曰果有善器必能與塊若的大廠競爭斐立曰然彼能製大吾能製小工力敵也男爵曰先生此爲至佳之事業吾至悅得汝爲友吾思此禮拜之末將至瑞士然此旅行句復曰吾

與爾且試驗。想爾必有試驗室。且爾爲化學家。尤爲吾生平至愛之良友。言已復把斐立之臂。閒行於草地之間。克藜及男爵夫人。亦近其側。夫人曰。吾夫何往。倭其打。因此人如小兒騎馬。一手挽諦學白黎。如玩物。夫人曰。今不之止。且行且遠。倭其打。曰。汝何爲止之。彼二人相契之深。汝轉以爲劣乎。若夫爲英雄之裔。可紀代表十世。中善戰之人。斐立者。實業家之令子。可恃以發明湯煤二汽之奧妙。及於電氣在我之意。甚願二人能相水乳。惟其互有傾慕之心。故交情誠篤至此。且此二人者。一代。表過去之舊勳。一代。表邇來之新學。於世界大有榮名也。夫人曰。倭其打汝爲律師。言之動聽。唯以先烈言之。則汝似過崇民主。非復貴閥口吻矣。倭其打笑曰。姊氏須知民間勢力偉。吾今須從平民中創立貴族之格。今先以中等之人爲平綫。然後取其有才能者。超出其上。則爲有才之貴族。此等貴族可以繼諸生而卽貴者之後。且吾之爲此。亦遵祖烈耳。須知立此堂構之人。是否生而卽貴。亦以努力功名。能以才力出恒人之上。柏爾桑。第一名曰郭西。亦屬平民耳。顧人皆不能梗其勇概在戰場。

有功故貴戰地有得故富其凱旋自巴勒司頂時卽以其所居之地爲名汝唯特郭西之餘蔭乃爲男爵夫人今果有人才略能如吾祖胡不能拔諸常人之上古人有言最勇敢者始有光榮今則當曰最聰明者當留門地忽聞身後有人言曰侯爵言至當理又曰男爵夫人恕我爲冒昧之言言者巴西蘭也面頰而挾皮篋轉宅角而出男爵夫人悅曰巴西蘭汝至耶汝輩衣律師之衣常處中等然則革命之益皆益汝耳汝蹤跡如鬼今從何處來也巴西蘭曰吾至自武柏杏車停小門之外此時侯夫人同斯簪爾亦至巴西蘭曰夫人下走敬謹伺夫人又顧斯簪爾曰姑娘吾亦如禮奉迓今日天氣滋暖吾飛馳至此本擬與諦學白黎先生同來以吾須往簽文契此文契乃令人至爲抱憾契爲武柏杏故居今售新主矣侯爵第曰挨瑟太爾家得售主乎巴西蘭曰然此售主乃出重價必欲得此宅較他人多至三分之一其人爲巴黎巨商且言有幸得識夫人之家故欲覓得新居與布利埃密邇侯爵夫人徐曰老身可聞其名乎巴西蘭曰商名穆利尼巴西蘭初不料斯言乃生無數波瀾也此時

布利埃姑娘猝起而男爵夫人亦拍手言曰此阿得乃爾之父巴西蘭曰然穆君果有息女名阿得乃爾此屋卽彼所購欲趁成婚之日歸入奩資男爵夫人曰酷哉穆利尼儉人爲爾鄰矣其聲價乃等諸王侯巴西蘭曰然則其人富耶男爵夫人曰富哉然其富甚可晒卽面僂其打曰僂其打此卽爾之理解足稱有才之貴族而穆利尼尤爲其英楚挨瑟太爾家曾產十名將授法國二爲水師提督尤一大將軍其爲各部大臣者無數其在武袁沙中尤有先烈之遺像其家世在歷史中篇篇咸見其姓氏不圖式微以後乃爲製椰子之人驅出巨閥以外其人爲國曾不得百分之一其姓氏流傳但在街衢廣告之中此卽民族中之翹楚矣夫一國之中乃有如是傷心之事實則可謂之亡國矣僂其打曰男爵夫人宜少靜吾亦如爾傷心挨瑟太爾之式微試問吾輩何法能奪取穆利尼之金資救吾衰涼之宦後果如是者母乃言之過易如穆利尼者但能以火炙其足他尙何言男爵夫人曰爾勿曉曉凡爾所言似有意難我亦不如咀嚼而出語後以手挾俟爵夫人至男爵之前時男爵方與斐

立同歸。克黎不語。如有所思。因念諦學白黎及阿得乃爾平日深居不出。今忽見形於社會之間。不禁爲之疑駭。克黎生於貴族之間。平日長傲似設塞牆界。斷平民之道。今見斐立冒然來前。中心至怏怏不可自聊。且諦學白黎至此爲第一次。乃以平等視之。然則森嚴深邃之故家亦等諸閨闥可以恣人窺探矣。卽思反對其家。人力驅此偷。旣見家人和藹如春。不期大怒。遂示其嚴冷之容。覺眼前所歷者似有不然之事。含乎其中。況公爵久無消息。卽家人之歡笑亦似矯激偶聞耳。語頗復經心。如家人聚語之時。一見己身卽萬聲皆息。而視己尤極其親愛。於是疑慮環生。不勝憂楚。克黎生平好高而誠懇。所歷之事不能不下上於心。本好爲疏爽之言。乃值今日。亦不敢徑情自遂。蓋緣愛情之故。膽力微懾。惟防公爵之詭已。旣代所愛者傷心。則自制其情。亦不向人詳詢公爵行止矣。斐立見克黎驕妄已極。尤股栗不敢遽前。乃愈生克黎之輕藐。則一一形諸顏色。色之所呈似隱示逐客之意。客在能使己無歡者。斯簪爾亦驚皇失措。思欲以術探之。仍不見答。則奔集巴西蘭之側。巴西蘭之加

以顏色。乃慈愛如父兄。侯爵夫人。覺斯簪爾跋踏不安。卽斯簪爾之希望。亦立時消滅。覺其兄之倖福。墮滅無餘矣。尤知斐立與此高不可攀之克藜。相距直同天壤。是必得意外之動力。或能兩兩和合。此時尙未絕望。乃以孺子迷信之心。委諸造化。代彌其無可如何之隙。侯爵夫人旣入巴西蘭之言。且見男爵與斐立交誼至篤。頗喜衰門得此佳客。遂延斐立飯於其家。正發聲間。忽爲愛女眼光所射。如疾雷轟擊。卽自忖曰。吾發此端。得毋驟乎。旣而曰。初未冒昧。又思克藜之怒。似已過當。顧諦學白藜至解事。卽辭謝。且表感恩。言事集當行。於是匆匆出門。斐立來時。在沙徑中行立。可兩句鐘。凡侯爵所言。但漫應之。雖應對適宜。而心殊弗屬。額上皺紋。似螺之合口。萬端之結。奔湊腦中。兩句鐘頗示弱。斐立爲克藜所忤。視俯立不敢他動。似二腳有根。直沉深盤。旋入於地底。心中大亂。思求避其怒目。欲至侯爵之前。侯爵方與斯簪爾語。斐立更欲覓得顏容。曩者少與周旋。已乃不敢動。卽自睨其驅。大覺其形之穢。旣愚且笨。不可近人。且自與兩少年互較。似此少年。舉趾閒雅。可敬。卽二人所著之。

衣亦翩翩有度。自觀禮衣所製，乃爲儉式。俗不可堪，深知塵容俗狀，不宜陳諸貴人之前。踧踖無地。此時幾願縮壽十年，能著衣如二少年之溫雅，於心足也。然克藜決不能忘此來之偷態。偷態既沁入克藜之腦，必終始無垂青之時。復念此女郎雖已式微，然持己家世與言，相懸寧只尋丈。於是悵然責備無已。生此枉想，欲攀所永不可至者，乃欲一蹴至之。時倭其打聲發，斐立若在昏督中，爲之一醒。倭其打曰：諦學白黎先生，此間有人能語實業事，即爲吾戚柏爾桑男爵。其人博雅君子也。男爵卽屢入言曰：倭其打不宜言博，但言好學足矣。科學之途廣，吾但能發其偏端，胡敢言博。斐立神定，始敢張目。追尋克藜何往，見克藜徐徐行至沙徑之上，至男爵夫人之旁，以紅絲之傘峰抵玫瑰之花枝盤入闌干之上。斐立太息，轉身言曰：鄙人非第一次乍聞柏爾桑先生之名也，心佩久矣。男爵方欲抗辯，斐立復曰：男爵非曾著煉剛之條陳者鄙人曾沈酣其中，自先生寓此，書於博士院中，鄙人讀之心醉無地。倭其打大悅曰：男爵汝乃不料處吾僻靜之區，亦馳名至此。爾今且名滿天下，至於窮

村爾當知我非忘言者。有日必當步君塵後。男爵聞倭其打所言獎已至矣。然中心亦悅有人能讀其書。書中說剛理至幽窅。不圖竟得知己。此時侯爵夫人至其旁。亦不能悉其滔滔之詞源。男爵以二手相扑。作機器之聲。示所言之學理得所證據。語時身動。有時引斐立之手。似慶得知已之人。不聽他逸。斐立亦不欲拂其盛意。且喜得意外之交情。在此故家之中。俟爵言之歷歷。不呼先生。但呼斐立爲親愛之人。設有人與交。至三月之久。尙不如被重刑。卽欲脫身而去。蓋此次之來。忍不能忍。初含歡意。乃不知竟爲生平第一窘迫之時。光興致既敗。萬念全消。謝別侯家。僂僂自出。而克藜之視斐立一來一去。如浮雲之過太虛。一無執著。雖斐立鞠躬爲禮。而克藜則略爲點首。如處市儈。斐立此時知大敗之軍。無捲土重來之望。苟非有人助力者。則眞不可救矣。此時男爵極表殷勤。送之出門。屢與引手。其送行時。如同業之工匠。出外試驗。中心戀別無已。俟爵之待斯簪爾。一似其女弟。藹然如春和。巴西蘭挾其革囊。徐徐亦出。旣出園門。駕車灰色之馬。口嚼榛樹之葉。巴西蘭延斐立兄弟同坐。

男爵代之引轡以表敬。倭其打遂與斯簪爾彼此一笑。巴西蘭以鞭鞭馬。車轆轆行。倭其打與男爵同聲言曰。再見斐立作顫聲答曰。恐成永決。顧聲微爲車聲所震。二人遂不更聞。巴西蘭覺。卽曰。永決耶。又曰。何名。永決。吾友理想太素。何爲不更至。布利埃斐立見問。卽掬其心緒示巴西蘭曰。天下安有必欲行不能至之事。而續續冒爲之。吾思恣其心力。必使此事無功。苟不自愛。且得奇辱。不如豫爲決去。勿聽蔓延。巴西蘭笑曰。先生心中何望。今旣抱憾如此。吾轉疑先生希望之奢。汝謂布利埃姑娘。當一見如故。如蕩婦之視學生。先生轉以爲貴乎。先生今茲初蒞是間。須知此中人心思極細。不復粗率。愛情旣不猝露。惡感亦不遽宣。處事皆有分寸。非孟浪也。且爾初入貴闈。所得禮遇。已爲意料所弗及。家人對爾旣甚親密。侯爵於禮有加。而男爵尤欲與爾試驗科學。俟夫人於第一日。卽延同飯似款。二十年相知之故人。汝獨不愜於心邪。以理裁之。汝殊非同道。汝謂克藜猖傲無禮。然則所欠者。只克藜挽爾頸。而親吻耳。天下安有如是之易易。且爾爲性至粗躁。昨日不言。得見顏色。爲生平。

之大福耶。今茲在其旁可二句鐘乃復指天誓曰一何其慙且尤言自今弗涉足其家。然則爾之顛愚可云下下第一節汝尤不能不往一存此念卽爲無禮似未經教育之人卽爾自度能痛絕此絕代之佳人不至其旁而祈禱汝唯有愛情矧且年少卽爲情而癡爲情而哭皆世界中應有之眞情世界之足以牽引人心者獨有此著汝試思世有老人爲律師如我者年來爲人敦託以機密之事至今所缺憾者但有一事耳。巴西蘭語時顏色頓異目光耿耿以欲露其隱衷且視斯簪爾而斯簪爾亦留意傾聽巴西蘭之言手中則微搯俟夫人所賜玫瑰花之葉巴西蘭無言以鞭鞭馬馬行如飛復曰良友當深信吾言當常至彼家克藜方有大不愜心之事想彼對爾態度行且立更噫汝今不言永決矣是爾之悟境想明日必屢言往彼家也今茲至矣吾有要事不能至當與吾同事了之祝爾晚餐銳進過此所遇之事汝但視爲鮮豔之玫瑰花可也巴西蘭旣與斐立引手爲別又親斯簪爾之腕匆匆上道一轉卽已不見斐立太息卽啓小門俯首而入小妹亦無言隨後而進此屋在前二句鐘

出門時。尙希望無已也。

第七章

武柏杏室爲貴族盛止之屋。至今尙存於法國。前此爲挨瑟太爾氏。名恩格項所營構。恩格項馳名於布伊仍中。時法王斐立倭瞿司得爲霍郎拖叛兵。推王下馬。恩格項以力救法王出險。其在沙六加安。王圍嫩西時。駐蹕其家。經亂時。此屋爲礮所毀。事在巴拉定那大屠殺之時。武柏杏之家。在魯意十五十六兩朝時。久圮不治。而革命之軍。見此故家傾頽。亦舍之不加焚燬。而柏孫桑之民。但有伐其樹而藉之。取其甃石而用之。似此故家。有木石之礦。足資二十家營構之用。有一鐵匠。在彼屋頂。取其殘鉛。至三十萬啓羅之多。售諸國中。竟得巨資。家業以立。此時挨瑟太爾人。與亞徒亞伯爵同赴兵間。乃不能護其斷柱殘鉛。不爲人所竄取。一身隨大軍戰於馬意翁。以死鑿撲。而家業所以不亡者。亦自有故。以守土之有司。未敢以此荒地爲叛產。而市之。且民好剽掠。卽有財者。亦防屋宇構成。適落殘人之手。故久久仍存挨瑟太

爾之名。在地海杜窪時代。挨瑟太爾族人受把夏保護。復歸法京。視其故地。蓬蒿沒人。然尙無他姓入主是業。遂入堡中居之。修葺其窗戶。卽將其故地。更加營構而墾藝。至海司多夏賞時代。復有盛名於巴黎間。出而任事。又至於舒伊。挨時代。其女字於銀行東格洛東克之翰格洛東。一年得息可二十萬佛郎。又新授男爵勳位。然挨瑟太爾人。尙狃故家積習。乃大興土木。成武柏杏廣居。一一皆復舊規。墉高作睥睨。形樓峯爲塔。勢突出大樹之上。以十年之工。糜金錢無數。所有家具。巧麗入時。挨瑟太爾復得風氣之先。預構木器。刻鏤精工。大鏡之緣。亦雕鏤絕細。佐以中古名畫。且取忽郎拖所製之紙糊壁。此時武柏杏之家。似成博物之院。然在當時人尙輕之。至是則無價矣。此高麗之宅。而又攢集寶玩。處之乃若帝居。挨瑟太爾逝後。留此遺產。授其孤兒。時有監督財政之人。日居其左右。四年之後。此宅乃賃之於人。得價可三分之二。遷其古玩美術之遺構。售於巴黎。於是穆利尼。遂出購其產。此實業家初意。欲嫁女於公爵。遂定策往贖。備令宜已。售之產於都海爾。然公爵所售之產。已經無

數主。人久乃落人薄羅窪售瓷之大賈。雖穆利尼加以重價。一不爲動。備令宜故地。既不能得。遂購武柏杏故宅。則大喜過望。以爲得計。且地近布利埃。爲尤喜。以親姻之故。冀得與布利埃家聯絡。用釋前憾。陰謀既定。竟奪克藜之婿。而又患布利埃家鄙棄。莫得往來。在義葛斯唐應娶其表妹。而自穆利尼觀之。直同兒戲。葛斯唐之於克藜。兩小無猜。不惟不解愛情。而亦無識。穆利尼謂定婚如是之早。則二少年中必無能守前約之人。憶少時。曾與十三歲女郎定議。女爲木匠之兒。是時穆利尼爲藥中司事。定約後。久乃背約。女遂更嫁於屠人。一日偶與相遇。面膩而赤。肩羊皮而袖粗布。方把巨秤。而稱猪排。穆利尼已發迹。營巨宅於廣衢中。旣爲商務裁判所判事。赫赫炎炎。胡能與屠婦有素。於是雲泥路隔。各自爲生。今布利埃姑娘與公爵。不猶是耶。果二人合者。則貧困同之。若析而各偶。其偶則爲益正復難言。果公爵得耦。則布利埃姑娘所嫁。亦不患非富貴中人。穆利尼亦欲多方助其成事。顧穆利尼理解。直超羣理解之上者。則直有暢快之一念。其視公爵稱其婿鄉財力。旣雄似更無他。

物足梗其姻好。決策既定。務在必行。武柏杏之宅。宏敞無倫。穆利尼見之。尤喜塔與鐘樓。皆高接霄漢。鐘聲鯨鏗。徐徐而發。聽之神怡。心中尤悅。得一靜室。壁上圖畫。皆舊時徽章。穆利尼在一雕鐫精雅之室。爲沙六加安皇帝所臨幸者。穆利尼曰。居此足矣。且臥處卽皇帝下榻處。武柏杏家人謂此室爲帝居。乃不知爲瓦礫之場所重構者。卽家具亦一一出諸新購。以爲牆也。闌也。窗也。寢也。皆舊時皇帝之陳迹。卽以平民之身。臥於御榻之上。榻前陳御座。榻上加以繡幔。穆利尼恆曰。此樓上巨鐘。曾有沙六加安皇帝手澤存焉。然沙六加安皇帝在森於斯實忒時。敵人眼中知皇帝偉略。方百計圖陷。皇帝知之。乃僞爲鐘匠自隱。穆利尼不曉古事。以爲皇帝生平嗜此鐘也。阿得乃爾識見。不如其父。視此屋如礮臺似。旣握礮機。則可以死其仇人。如蠹粉。見武柏杏最勝之地。以塔尖上聳。遠近皆見。去布利埃僅八法里之遙。旣據形勢。似能示得志之意氣。加彼刺骨之敵人。屋券旣簽。卽移家入居。明日卽以人偵布利埃家。知男爵夫人尙在克藜之側。而戰膽尙不之歎。且欲在男爵夫人之前。僇辱。

克藜時阿得乃爾居武柏杏家。已三日。三日中遊涉略盡。忽一日城中有電報至。言公爵垂及。阿得乃爾父女心滋弗懌。阿得乃爾防公爵擊己之肘。轉爲克藜之家。後此欲痛辱克藜。必爲公爵梗阻。阿得乃爾則豫出其奸謀。不令公爵知之。公爵卽於是日三句鐘至阿得乃爾。遂珍惜復仇之時光。不肯走失。穆利尼方掀翻此電。徘徊於門外。而阿得乃爾已盛服出。蘊其奸毒之心。言曰。吾父吾今日必至布利埃家。穆利尼曰。胡不待公爵之臨與之同往。或得接禮即可。因公爵爲介紹。交彼世伐。阿得乃爾曰。茲大不然。克藜之與我何須介紹。且克藜尤必疑駭。何必不親白其事。且公爵婚於我家。視其舊聘之妻乃大不便。吾今日先往。庶免公爵到時轉形跼蹐。且事局既定。則百凡皆順遂矣。吾翁當知今日之行。或不至待我涼薄。穆利尼聞言。納手衣囊中。抗言曰。誰敢薄我。自我爲裁判所判事。到處逢迎。如我家人之媚我。吾乃爲此每年所得六萬鎊之利息。家人見困。果如是者。殊堪笑人。吾今令御者出其華美之軍。御者亦令盛服。阿得乃爾曰。勿爾。但以常車往。勿事華美。吾家愈富者。狀當

愈樸過華。恐人譏爲驟富。惟樸可以鎮俗。穆利尼曰。吾以爲御者衣短袴。著絲襪。爲狀佳耳。今如爾之意。且知上等社會人之習。尙聽爾自爲。吾赴馬圈中。令其駕常車。五分鐘後。父女乃同車行。二駿馬馳。滂亞伯村中路。塵土高飛。時斐立歸後。快快無聊。灰其攀高之念。而男爵乃不令斐立獨居。本有魯意十六之遺風。乃醉心於機器。斐立至布利埃之第二日。男爵已至。脫衣出腕。不能不令斐立獻以尋常之衣。且留飯於其家。若是者果不送男爵歸者。在禮不可。於是不能不復至前日沈鬱至二旬鐘。舊所失意之地。克藜之待斐立。一如前日。漠然如無人顧。雖如是驕狷。而斐立亦大怒。故與糾纏。以觸其嗔。侯爵夫人溫醇。不見喜懼。第一次已重斐立。終始不逾其志嚮。故延接斐立。禮意殊渥。男爵夫人亦欲研究斐立性質。初見時。以爲純然一鐵匠耳。故示以儻蕩。不以爲意。已見斐立和悌。有風趣。不假外飾。知中心清穩。一如其外貌。不期亦生其禮重之心。侯爵視斯簪爾爲柔媚之佳人。時時與之蹴英國球。並及他戲。此兩事。凡持重者恒屏而不弄。方穆利尼及其女至布利埃時。而男爵夫人。

及男爵與僕其打斯簪爾正同打木毬。毬場在園門之次。草場之上。場在園之中心。侯爵夫人及克藜則靜居室中。自牕戶中但聞木球之聲。有時奏技工。則歡呼之聲。吹入夫人耳際。斐立巴西蘭立爲監史。方爭執時。則以尺量其長短。正評量謂男爵與斯簪爾勝也。忽聞轔轔車聲。停於門外。毬場中人。均坐廢忘其所業。閭者叩鐘。家中人知有客至此。一分鐘中似飛鳥爲人所驚。爭入室中。卽有侍者將名紙上侯爵夫人。夫人以單眼之鏡。讀其名紙曰。穆利尼先生。及女公子。聽者無聲。似預知有無窮之事。發生於俄頃者。男爵夫人以手相撲曰。此舉母乃太過。侯夫人曰。此人之來何爲。乃無人見答。巴西蘭曰。侯夫人或穆氏父女。新居在此。在禮宜拜鄰人。夫人乃弗知俗尙如是耶。以布利埃別墅在此。旣爲望族。且亦故侯。不能不至。穆利尼尤言其女曾識女公子。或且今日之來。卽復爲此。此下走解釋穆氏父女至此之故。男爵夫人曰。嫌氏或不允穆氏之儉。與吾家親稔。此儉何足爲吾家之友。其人塵容俗狀。使人弗耐。至於其女尤陰險。毒蠍防不勝。防此驟富之家。乃欲攀高而鷺遠。欲以。

財力炫耀故家吾思嬪氏必不之允男爵曰嬪氏必有權衡似無容後輩進策侯爵夫人搖首不言似不以男爵夫人之語爲然以生平好善而容人不欲絕物已甚卽迴首視其女克黎不言不笑似在無人之境侯夫人曰克黎汝意云何克黎曰母氏吾意萬不能以力峻拒其人今處之必有道若云外出謝客則客固已見之矣若云拒而不見則人以禮來我以不禮往寧故家所爲我意必不能如是之酷烈今禮當見一晤之後交情立斷老母以爲如何侯夫人曰吾女言然倭其打汝出告侍者請客入坐已而穆利尼父女已至大客座之上此時人人各有所懷阿得乃爾初入是間心亦下上乃謬爲親稔引手抱克黎之頸如面知交口中言曰至美之克黎吾喜極與君相見克黎平日固靈警至此亦失措不能更覓一語以酬答阿得乃爾卽鞠躬與侯夫人爲禮言曰婢子能親女公子於願已足婢子自識女公子以來心思摹仿其人語時向克黎作笑靨且曰天下女中安有模範之佳如克黎者克黎鎮定言曰汝乃模範我耶母乃撫謙男爵夫人微語克黎曰此爲汝第一次遭逢矣阿得乃

爾一見男爵夫人狂喜如獲異寶然亦無敢冒險而挽頸蓋阿得乃爾曾經夫人手創者數不敢更受斯辱此時乃無人敢料阿得乃爾不至於取辱立隳其積久之謀顧阿得乃爾但圖引手引時手鉗鏘然竟以無爲之歡欣力敵男爵夫人之冷態一似中心大悅男爵夫人之幸得相見者方男爵夫人嫁時不曾延其相禮則僞呼男爵夫人未嫁之稱夫人不得已介紹見其夫阿得乃爾卽覓得祝辭向男爵曰先生何幸得此玉人阿得乃爾在嚴敵中竟安詳如無事似久戰之宿將精於陣法者以膽力絕巨之身使羣敵默不敢動卽其父見之亦愕然服其女之大方並能使堂中皆服其警敏卽克藜及素斐亦爽然自失夫以阿得乃爾於二年之間變易如是之速而風貌亦佳惟軀幹稍侏似已豐肥時露嬾態實亦非嬾風致頗能動人髮黑而目作淺藍手加瑞士之皮套至於袖間袖仄附臂衣短而足露爲狀殊笨不脫寒人之態若以精心觀之固有儉氣惟乍觀則爲其容光所奪穆利尼靜默無聲心贊其女品概絕高似天生爲公爵之命婦喜極忽生傷感之心若亡妻生時獲見其女之

倜儻出羣。一洗寒野之狀。則喜當如何。不期淚落如綆。卽出巨巾掩淚拭涕。厥聲甚巨。女卽引目視之。示以既入上等社會之中。凡事皆須加以節制。於是穆利尼與侯夫人爲禮。以手捧冠加於胸際。卽指男爵夫人曰。布利埃女公子。及此夫人與下走之女同在學堂共業。下走大喜。能廁息女於彼間。爲巴黎特出之學校。少年人所受學業爲時第一。而交遊復廣。俟夫人微笑引目視穆利尼曰。老身亦覺之意頗不屑。穆利尼初不之覺。阿得乃爾已知夫人之輕已。穆利尼復曰。下走乃至感夫人恩意。許下走至此爲禮。第下走之來。初非無故。以是間購得一地。俟爵夫人目視巴西蘭。巴西蘭亦隱示夫人以曾語及者。夫人點首。以巴西蘭之前語者爲當。穆利尼見夫人無語。復曰。下走買得重要之地。其地爲武柏杏遺構。下走初不謂然。惟息女欲之。下走固知其意。謂如下走之財產。宜得勝地以居。俟爵夫人須見信。天下泛論事理。則固平等。若論交際。下走實重貴族。穆利尼卽以手自彈其胸。似十八世紀以上人之舉動。復回顧座人而僞笑。座人皆愕。夫以穆利尼如是偷氣。阿得乃爾不能自堪。

太息歸座。侯爵夫人卽乘此時機，表示以世家之態度及貴胄之威儀，亦不欲穆利尼覺之。尤不忍加以諷辭，卽語穆利尼曰：先生所示乃落落大方先生地望所至，宜有是語。穆利尼不知夫人詞語之工，則大喜過望。思侯夫人大度容人，遂欲傾其胸中所蘊，掬以奉白。曰：果夫人性情能與鄙人融匯者，則可以忝附過從之末。男爵夫人大怒，卽引斐立之手至牖下，私謂斐立曰：此儉真怪物哉！穆利尼亦微覺然，亦不計。仍大放厥詞曰：武柏杏地產殊曠，樓臺重疊。夫人能知彼家之世系乎？鄙人卽居沙六加安皇帝之樓居，且高臥御榻之上，復自謙曰：鄙人殊不敢以是自足。阿得乃爾見此數分鐘中，已事皆爲其父所敗，乃不能自制，卽起立以怒目視其父，作啞聲。言曰：老父請侯爵夫人領吾父觀樓前空曠之處。於是先向臨階之門。侯爵夫人亦起引道。室中人皆出。克藜行緩似預知有不幸之徵兆，見諸目前。正一舉步而阿得乃爾，乃迴身就已克藜少退。彼此驚愕，目中似欲發語而阿得乃爾亦似有語，卽曰：吾二人且暫入是間少敍。何如？克藜亦爽然如有所失，卽曰：爾欲有

言見告乎。於是知不幸之事迫矣。乃矯爲鎮定。以自制挺其腰背。斂其神宇。以待大敵之來。阿得乃爾曰。汝乃不知我有無窮之喜悅。至汝之旁。自爾我分袂二年。我所思者無限。卽所見者亦無限。今稍有閱歷。乃一變其性情。前此稍有間隙之故人。今茲一無所恨。克藜攢眉不屑。但曰。然而句語尙未盡。而阿得乃爾卽曰。勿爾勿爾。吾前此殊不愛君。且妬不敢奉欺。以身受教育之故。然中夜焦心甚。願與君接。稍躋朋友之列。克藜愀然曰。何爲見推。吾何物足以媿汝。實相告。汝過我遠矣。汝試思貌美而辭工。交際之能華美之享。汝皆有之矣。阿得乃爾曰。有之固如爾言。所欠者名耳。克藜曰。何名之足貴。當此之時。可以資財易之。高下列等。均可審擇。而得設君願爲貴族。但貢爾之身。卽足如君之願。阿得乃爾怒極。厥聲欲顫。仍力制之曰。誠然。吾近日方議姻事。克藜曰。佳哉。不能不爲伸賀。阿得乃爾曰。賀固宜然。此外尙乞一物。克藜愕然曰。何也。阿得乃爾曰。乞爾首肯。克藜曰。何爲至此。阿得乃爾曰。乞爲我定其所擇之人。克藜曰。君過愛矣。奈何問他人。以家庭之事。令人跋踏無已。且爾我交情。

之淺。卽不得我之贊成。亦何憂之有。阿得乃爾曰。此事不能不白。克藜曰。然則我所不解。阿得乃爾曰。請聽吾言。吾所訂之姻事爲最大之事。此人身分去吾甚高。爲吾意料所莫及。以我當之似行加冕之禮。克藜曰。然則皇帝矣。阿得乃爾曰。否。公爵也。果能諧者。我卽爲公爵之夫人。克藜聞言心顫。似眼中之幕。立時掀揭而出。卽知已所親暱之人。平日之隱而不言者。卽爲是事。乃決然知此。公爵卽爲葛斯唐夫。以葛斯唐久無書。當卽爲此。此時寸心如搗。血奔於心顏色頓異。卽微微太息。阿得乃爾見狀大悅。乃靜數克藜太陽穴上之筋掣。乃無數覺十五分鐘。所受克藜之嘲刺。一刻中立復其仇。既見克藜立如木人。防其走避。且尙有無窮慘毒之語。未發諸吻。卽曰。君乃不問吾未婚之夫姓名乎。克藜目昏耳鳴。卽曰。可以不問清明之躬。竟爲苦慮所亂。阿得乃爾曰。此爲我之職分。必以語君。此時阿得乃爾似觀克藜之要害。已中以死法。乃徐言曰。此卽備令宜之公爵。克藜之癥立亦正待此言。知公爵之負已確矣。夫以備令宜公爵本爲己物。今乃發諸阿得乃爾之吻。令人慘不忍聞。卽挺立。

亦不發聲知聲音已變口乾手顫失望至於無極阿得乃爾曰備令宜爲爾親串且從少長成人言爾二人固已議婚今當知吾今日之來特爲商略非有他故克藜聞言雖知僞爲大度然似有一綫之幸延努力自支勿示以怯卽曰商略者又何事阿得乃爾曰但聞爾與公爵二人係屬如何設爾二人果相許者則必怪我無情而奪君之婿然公爵求婚時我固未甚愛也且我甫見是人或事彼或不事彼亦悠悠行路之人耳今但問爾爾果愛其人乎果愛其人者吾卽立與斷絕讀吾書者當知克藜果出其誠穎或阿得乃爾勉出以高情古義因克藜之纏綿舊誼慨然辭謝或可言也顧阿得乃爾所言克藜如不之聞但聞公爵求婚之一語已大怒自念寧死甘也萬不能自承與公爵有愛卽力制其悲幻爲常態乾笑言曰敬謝深情汝嘗知我之爲人非能被放棄者果公爵有定婚之約則萬不能更娶他人當時與彼中表兩小無猜但兩家父母一笑之間婚事亦可立定此特游戲之事迨長則理想立臻此事自爾消滅於無形爾今謂公爵求婚爾當立許設二人不相配耦卽人世不祥之

事汝二人。才貌適符。門伐亦稱阿得。乃爾聞言。神色沮喪。一瞬之間。所受之苦。立時
過復。乃互相譯笑而止。蓋此二人之競爭。乃出以溫文。令人莫測。似以金針互刺。其
入人膚。革利乃如刀。又如麾扇而爭較之力。批人頰爲更酷。蓋婦人之爭敗固難堪。
卽既勝之難堪。亦猶敗者。於是阿得乃爾曰。然則吾之姻事。乃不拂君心乎。似於克
黎已破之創口。彈以毒藥。復曰。如是者。倖福乃無限。又能爲君親戚列爲平等。儼然
明婚正娶。爲公爵之夫人。克黎曰。此爲爾應享之福語。時至不屑。阿得乃爾曰。爾當
受我親吻。於是狂奔而前。似欲較斷其頸者。克黎木然聽之。阿得乃爾復注視克黎
曰。汝當知吾爲至篤之良友。克黎尙有力應之。曰。汝於此時方表明其心。於是頽然
坐於溫榻之上。此時男爵夫人見二人不出。因疑阿得乃爾必有詐謀。乃入視二人。
見克黎失容而阿得乃爾笑悅形於顏色。歷歷知此時情狀矣。卽曰爾二人尙枯坐
於此耶。卽伏問克黎曰。何爲。克黎不答。以目視其敵人。阿得乃爾方自理其手套似
決鬪之家方刺死敵人於場上者。克黎悲梗之概。又似求助於男爵夫人者。夫人大

怒耳赤如火。因至阿得乃爾之前。以手指門曰出乎。阿得乃爾僞爲無覺。卽曰吾亦將出尋我慈父。卽迴面克藜曰行再相見語後仍從容不迫徐徐而出似在萬衆中得勝而歸。

第八章

阿得乃爾既出。克藜躍起至男爵夫人之前。怒容遂不能遏。卽曰汝知彼將別娶乎。胡爲不再相聞。男爵夫人無言。克藜曰吾今爲人棄置矣。以指自握顏色喪敗。且曰唯汝不吾告。此言乃出之彼口。汝任彼作自由之行動。汝實與之同黨。然則家中人乃無一人愛我耶。卽彼亦爲財之故棄其聘妻。無恥已極。男爵夫人爲克藜所斥。則大駭無措。而克藜者性質剛勍。平日伏而不發。今爲人激發。遂生躁烈。其始與阿得乃爾處談時。力加裁抑。至此又中悔。不加以醜詞。動以掊擊。於是跳叫如下等之婦人。戀夫而咆哮。又等不檢之婦人。拊胸頓足。備諸醜態。蓋胸有宿癖。似能以生死權力。加人者。腦中又似現一刑獄之場。加仇人以三木。少須知希望已絕。且又不能復。

仇於是淚泚筋掣以首枕男爵夫人之臂言曰吾奈何不幸至此夫人大悲力抱克
藜如慈母之詔愛女力解其憂克藜仍哭不已此時似阿得乃爾所遺之毒於創破
之處以酸淚盡滌而去復追悔露其暴戾之性情欲力制之顧有好高之性亦能出
以權力制其宿眚侯爵夫人初聞穆利尼言心已大憂及歸視其女已成淚人然尙
有支持之力侯爵夫人既不悅穆氏之言又以疾步登階氣咻咻然不能自止及見
克藜顏色慘白夫人欲出言以慰撫之顧乃莫得卽抱克藜而言曰傷哉吾兒克藜
淚湧如泉言曰母知之耶侯爵夫人曰彼父已一一語我卽以手指天曰天乎唯汝
不以無禮見待乃延之室中克藜悲曰兒亦大愚其始宜絕去此人蓋早已了了於
其人之居心矣吾輩固開罪其人仇終思復故乘其機倪與我爲難釁其同學之人
中其要害陷其運今茲受人廢置終身不忘且今茲見棄尙有何人加憐於我侯
爵夫人曰獨無人耶凡人有目有耳能聞見者舍汝其將尋誰吾兒聽之此遭變故
過不在汝而在公爵汝果相憎者或在貴伐之中或在社會之上自有其人以汝絕

世風姿安能無墮。前此六月固有貴伐論婚。吾已婉謝而去。受拒者咸怏怏無歡。吾思其中心必不至於遽冷。克藜悵然曰。備令宜公爵外。吾更嫁夫者。非其人高出公爵之上。或爲吾所惄心之人。萬難自解於人類。嗟夫吾母。此安可至。且吾忼烈之躬。被此慘酷。獨有屬身於教堂而已。侯爵夫人曰。吾兒誤矣。汝若如是。奈老母何。且汝年穉。胡自廢如是之決。且爾聰明而美麗。上天自有酬庸之地。汝當知此。間有人汝果伸手者。其人且跪而承之。克藜顰眉謂母曰。諦學白黎乎。母曰。吾言是人特引以爲證而已。世間何人近汝之前。乃有不加憐愛者。且汝欲至巴黎。或與拍爾桑夫婦同至瑞士乎。唯爾之從。克藜曰。吾恆思舍人而高隱。觸物輒生其恨。恨不卽死爲佳。母曰。死者無可解圍之事也。天下女人果爲聘夫所棄。而卽求死。則世界中將墟而無人。今茲世界中無一非負心者。非棄諸未聘之前。卽棄諸成婚之後。方夫人歡息痛恨之時。如有靈符。竟召至天下最負心之蕩子。此時有怒馬疾馳之聲。馬沫四噴。已至庭墀。鬪然下馬。擲轡於侍者。飛馳入室。此時男爵及巴西蘭同時疾進。止公爵。

於迴廊之上。公爵色變。欲疾入。卽曰穆利尼先生及其女公子在是乎。男爵曰。尙在彼間。公爵曰。吾姑安在。今當趣見。尙防其遲。男爵知公爵急遽之故。卽曰。晚矣。穆氏父女已言之歷歷矣。公爵太息。卽坐於榻上。以目視男爵及巴西蘭。言曰。吾將何術。是蓋吾愆。巴西蘭曰。此愆無可蓋。以鄙人思之。但有不見夫人爲上著。公爵疾言曰。此爲吾所不願之事。不欲令吾姑申申而詈。當自陳吾行之劣。且言受辱如是。初非宿心。吾姑欲何言者。吾唯命是聽。且欲與吾姑恣情一哭。公爵語後。以慘容視二人。此二人見之。亦頗爲動色。巴西蘭曰。男爵留此伴公爵。吾入請俟。爵夫人取進止。巴西蘭留二人於外。自入室中。時斐立斯簪爾及穆氏父女。尙閒語於草場之間。日腳漸低。天作蔚藍之色。山谷之中。靜氣與暮色同來。滂亞柏教堂中鐘聲已淒然而動。似示人以明日爲死人讐。悔者阿得乃爾。覺前此狠毒之心。得全勝於仇敵。後此當加以忠厚也。巴西蘭入時。見室中三婦人。悲慘之容。令人不可摹仿而狀。克藜已見公爵至門。乃口不能言。呐呐而獰笑。似狂易將發。侯爵夫人及男爵夫人。皆大驚。卽

進抱之。克藜身顫。脣吻皆動。二夫人力防其暈。則大呼之。克藜亦強自支厲。切齒言曰。勿呼吾稍輾轉復吾故矣。言後歸座。額汗湧出。男爵夫人進而拭之。侯爵夫人下其領巾。並取毡加克藜之身。時克藜顫不可止。狀如冒寒。首低其胸。似視毡上之玫瑰花。苟非二目猶瞪者。人將以爲睡矣。克藜顰眉沈沈。而思已而血湧其頰。嚶然一呻。肺氣之窒者立時豁蘇。忽推去所蓋之毡。適巴西蘭入。克藜力支其悲容。與巴西蘭微笑。巴西蘭躡步如履病人之榻。卽鞠躬對侯爵夫人。若不敢遽白所言。卽曰。乞夫人恕我。今茲稟白者爲絕奇之事。夫人曰。知之公爵至乎。今將如何。巴西蘭曰。下走至再攀挽公爵。必欲進謁侯爵夫人。疾起曰。此人膽乃絕巨。卽起欲出。克藜曰。吾母焉往。侯爵夫人曰。吾麾侍者遂去其人。克藜無言。乃不能得其剛斷。已乃搖首言。曰。母氏勿爾。且致之入。侯爵夫人曰。入耶。乃不知其女用意之所在。女曰。尙須以善氣迎之。女終不示以見棄而生其戚容。似此人格乃至使我悲憤。則彼愈增得意。我百凡皆空。獨不能受彼人之憐惜。吾母趣迎之入此門。既不爲彼未婚妻而闔即可。

爲停妻再娶者而開夫人躊躇曰汝將如何克藜曰吾將復仇卽謂巴西蘭曰請爾延公爵至草場之上待吾發聲汝乃入此卽令同時呼諦學白藜入此門中男爵夫人及侯爵夫人彼此愕視獨巴西蘭知之健步如飛而去已而斐立入矣克藜謂男爵夫人曰素斐同吾母出吾與諦學白黎獨對兩夫人果出心乃大疑用待二人言論斐立知命運泰否卽決此一秒鐘之間時巴西蘭已一語之卽至美人之前垂首而立克藜曰先生此爲第一次與斐立言者克藜曰吾老友巴西蘭曾與吾母言先生至降心求婚於我斐立不敢答但鞠躬爲認可之狀女曰吾視爾至誠慤乃爲此種思想似已知公爵之負我斐立曰然女公子當信我於此時能挽回公爵之心者當不惜性命以之女曰謝君惠愛吾於公爵恩情已斷絕不可更續今能與爾確實之證據果爾無變夙心者吾決以吾手奉屬語後克藜聲微斐立聽不了了然已臆度而得於是憶其妹云異時必美人求婚於己者今斯簪爾所料者厥功大成以其愛兒之心故生此佳兆此時旣非夢中果見克藜伸其玉手待己斐立大喜卽雙

執其手。覺前此所不能冀者。至是已償矣。乃於冰冷葱尖之末。微微親之。以口克藜。曰。吾尙欲君表其態度。似此婚約已訂於數日以前者。吾亦不辨其所以然。但以吾好高之故。不能不爾。唯爾於吾心之中。初無希望。但他日吾能爲爾端正守禮之妻。今茲且行。行亦勿遠。吾尙有須爾之處。於是麾斐立出。卽以手招巴西蘭入。巴西蘭防公爵鬱怒。則虛與委蛇。久之及見斐立得意而出。始引公爵入門。穆利尼父女見公爵突來。則大駭。謂當此之時。公爵一至。將大敗其謀。阿得乃爾尤極憂煩。防敗於俄頃。且葛斯唐一見克藜。將作何狀。亦成何結局。果否。感情已傷。茲今再見。初無釵盒之時。或一見動其故情。再行信誓。獨不可耶。穆利尼心固遲疑。乃不如其女之沉深。但謂公爵胡以不俟於武柏杏。而突至布利埃。穆利尼卽至公爵之前。方欲引手。公爵怒之以目。立止。公爵經行過父女之前。亦不與阿得乃爾爲禮。而穆利尼不舍。亦隨公爵入室。俄頃之間。俟爵夫人及男爵夫人咸矯爲鎮定。以待公爵引手。克藜間於兩夫人之間。背日光而坐。不令愁容爲公爵所見。公爵猝見克藜黃金之髮心。

乃大動。幾欲奔跪其前。雖受奇辱。亦無所恤。乃俟爵夫人怒之以目。公爵立止。卽至侯爵夫人之前。鞠躬言曰。夫人吾姑兒心亂矣。且抱憾無已。兒至武柏杏在此。先生家中始知有不近人情之舉。動穆利尼曰。公爵公爵。迴首視穆利尼曰。此事至謬。吾敢明白宣布。非同謀者。吾寧昧良辜。恩萬不敢爲此暴厲之行。爲以取罪於戚晚。此蓋萬萬所不屑者。穆利尼曰。親戚往來。寧有罪耶。吾殊不解。公爵曰。此尙不解乎。亦特用此爲支吾耳。穆利尼者亦頗好高。然亦萬不能受辱。如此。卽鞠躬曰。吾壻吾果有罪者。請爾忠告。卽自滌其汚。公爵一聞呼壻。卽大怒。止之曰。先生止矣。於是引目視克藜。克藜端坐無動。公爵曰。姑氏能否容我。自釋又曰。克藜果不見恕。吾亦弗出此門。此數語出克藜知與已。酬對卽徐起曰。公爵此無可解釋。且不必待人赦罪。人有告我者。謂爾與此君之女結姻。卽抗聲曰。汝前此非如我之自由耶。區區贅於人家。又何待釋。公爵聞言。疑其爲夢。徧視諸人。不憂不怒。一如常態。其始以爲衆皆掩淚。此時人人咸有笑容。計一年以來。克藜之心。乃冰冷至此耶。克藜曰。爾未婚之妻。

前來告我此眞爾無窮之倅福於是稍出以手招斐立阿得乃爾見狀卽隨斐立入室時布利埃人咸聚於此堂克黎面公爵復面斐立曰吾爲爾二人介紹因指公爵曰此爲備令宜公爵爲我中表復視公爵曰公爵此爲諦學白黎先生爲我未婚之夫此時若有震雷破屋者室中人之振動亦不如是之甚公爵身悠悠不能自持阿得乃爾顏色亦立時灰敗男爵夫人相視愕然唯巴西蘭及斯簪爾兀立不動巴西蘭者平日經營遂成此果而斯簪爾者深信其兄以爲必得賢助故均不爲動公爵此時忽復其外交家之態度以笑靨向斐立又矯爲和平之聲言曰先生當受吾祝先生竟能娶此賢媛爲吾輩中所不能匹耦之人阿得乃爾爲克黎所激然亦思以禮自鎮卽進賀克黎然但作乾笑曰此實愛情中之姻事克黎忽大怒自念平日所愛之人卓立吾前且與深仇宿怨同時把臂而去忽見公爵遠立與阿得乃爾且笑且言似自矜其倖福克黎知命定矣徒以好高之念堅不服人遂倉卒許身於弗愛之人而心之所愛者仍戀戀無一日之釋復以愁眼視公爵思欲中斷阿得乃爾之

愛。情。掬。心。以。示。既。又。見。公。爵。似。無。意。於。己。則。又。大。怒。遂。堅。忍。不。出。亦。不。示。人。以。兒。棄。
之。狀。遂。盡。拋。其。倖。福。爲。一。日。意。氣。之。爭。乃。以。得。意。之。目。兼。盼。二。人。自。云。吾。當。於。彼。二。
人。婚。期。之。前。成。禮。矣。

第九章

此時婚禮之備。乃至速。似滂亞伯布利埃二家。咸爲克藜忙碌者。斐立趨至柏海家中。取其證書。爲身家清白之券。倭其打同時亦至巴黎。於是電文往反。趨治嫁裝。俟爵夫人累年以來。恆安居不事事。至此勞乃特甚。又以公爵之事。忑志於心。不得已遂從愛女之請。定其約。然心中至信巴西蘭述斐立之品行。尤服斐立無趨炎慕勢之心。不以冷煖易操。心中已信。斐立爲佳婿。唯私怪克藜胡以不再少須。自貴族中相婿。旣而又念子弟有財。有爵。胡能與破產之貧女爲婚。因思不幸之中。能得斐立。青眼。亦頗爲家門之福。克藜此時亦矯爲靜謐之狀。僞示得意。以安母懷。唯男爵夫人。心知克藜之弗擇。但覺長日居室外。已懽懾。內尤怏怏。偃臥溫榻之上。眼波垂涸。

眉鬢不開在彼腦中。日轆轤此雜婚之事似無窮希望。一旦崩摧因欲探索生平。何過遭此慘酷端倪。皆本諸敵我者之復仇。益以薄倖之郎。故敗裂至此。此時視人間生活有類戰場。在戰場中須以防人之心爲甲冑。以如天之膽爲武器。方能勝彼敵。人於是發誓。凡百困難一無所悔。但欲報仇。於是心思大沸。遂生兇心。顧平日溫和而容物。此時蕩滌無餘。但顧復仇。空諸所有。置之罔聞。但求徇其暴厲之意氣。似寸心爲憤火所燭。而乾外貌。遂如冰冷之石象。亦知後此無所希望。遂自立一導綫。循是而行。不復歧出而趨他道。其視斐立尤藐不注意。卽斐立以宏厚之心相處。而女心一不之恤。但謂斐立之謬爲殷勤。欲得之爲妻而已。又思斐立商人耳。何由不欲得吾富。並欲求繫援於貴胄。且斐立肯俯從己意。心尤菲薄其行爲。以爲喪其品節。故雖以斐立之宏量。轉以爲卑鄙。謂無丈夫氣概。可呼叱而東西之。然夙心亦固欲得此種人品爲其夫。俾後此導以升階。庶幾足彌其生初之凡陋。且今日事局。卽暴富之人。人亦不以爲鄙。至男爵夫人者。見克藜如是。鎮靜待此婚期。想如是因緣。決

非克藜所樂。奈何忽改常度至此。則欲力求其秘而探討之。時時詢問克藜。以雅謔出之。克藜初尙支厲。究不能掩其苦衷。不期流露諸外。悉爲男爵夫人所得。克藜蓋謂得洩其胸中之憤鬱。意氣微微爲舒。男爵夫人於是盡知其苦。旣服其勇。且悲其遇。男爵夫人嫁已三年。於夫婦倫頗已領略。知克藜委身平民。關係有無窮之重。欲使克藜自定其生平立足之地。乃克藜之意。則謂吾生無故。受磨折於人。今亦欲人受己之磨折。雖斐立諸人。無罪也。然亦無恤矣。克藜自謂天下事之不公者。已相承爲例。初無足駭。遂亦不恤名義。但以意氣爲孤行。在克藜意旨。尤謂人類者爲人驅使之物。人類皆爲棋子。爲己驅駕。用博其勝而已。其欲報阿得。乃爾之仇。及僇辱公爵。卽爲己生平快心之事。此外一無所顧惜。其第一受其磨折者。卽爲斐立。斐立初意。尙謂克藜已亂之心思。從茲復靜。已失之倖福。從茲復得。故不譴降心。以從而男爵夫人欲進諫克藜。勿爲己甚。而克藜則不辨公道也。非公道也。二者并而爲之。則純爲恣行一己之意氣。旣而又思克藜。方見欺於人。故怒不可遏。後此或積漸而變。

其初心且語克藜曰爾欲以威力遏抑人類勢滋非易彼斐立固欲攀高得其榮名汝卽降等亦不必爲辱況斐立助爾而遏其仇敵亦不爲無功汝既以身酬之爲事亦美然後來之局將何以度此韶光果他日行至其前張兩臂而語愛情而汝凜若天神之莊嚴則斐立將何以自聊且汝之輕斐立以爲出諸奢望然能不謂之愛情耶夫婚姻中亦固重奩資然尤有不重奩資而重人者又安知斐立人格卽不在此種之內克藜夷然爲不屑之容男爵夫人復又婉導之曰天下之事婦女不必卽有大力而大力實出之男子果斐立不如汝意者其收果當如何且夫婦一倫非屬俄頃之聯絡關係實出終身今使有人助我行事吾旣伸指末使之親吻一親吻卽爲爾夫終身萬無解散之日大凡行事須度之事先一經成禮則萬萬不得翻身非同劇場中夫妻數分鐘中卽彼此離析事後使人知其歧誤弄成笑柄何若事先預籌免人口實凡諸勸導克藜一不之動蓋百險皆冒百苦皆嘗必決行無復更易也克藜之意必欲示輕棄公爵之意故欲於公爵婚禮之前行之時婚期已定復自悔不

應示男爵夫人以心緒。遂別籌計畫。不令夫人更進梗言。乃屏去一切煩憂。僞爲笑容。常爲斐立弗安謂此人運蹇。乃得此驕忤之妻。恣其強暴之性。殊可憐也。男爵夫人頗以爲然。計爲時稍久。夫妻好合。則克藜之氣將立平。又念女子一經出嫁。強厲之性。將立化爲柔順。況夫婿非愚。心愛其妻。必無勃谿之事。果再生一子者。則百事皆安。卽爲牝虎。亦且化爲母羊。凡諸理解男爵夫人。心頗爲靖。夫人心思活潑。然以克藜之故。頗爲凝重。至於竟日。至此疑旣釋。復反其活潑之性情。時斐立適自旅行歸。並攜成婚之戒指。中嵌暗紅之寶石。其旁密環以小鑽。斐立手顫。且鞠躬向克藜。請受此戒指。克藜睨而不屑。但伸素手授之初。無致謝之辭。此戒指本爲二人婚證。而克藜則恨之次骨。明日斐立見克藜不加此戒指。顧憚不敢言。然目注克藜皓腕。而克藜已知。卽曰。汝當恕我。我平生不加是物。此語一發。斐立略安。初以爲此戒指旣不之受。則後此凡爲己物。皆屏勿御也。斐立尤知女之心緒。方與公爵違言時。己身亦處其內。知克藜之嫁己者。爲見薄於人。故借己以伸其氣。唯心愛至於極地。似

自信能挽回克黎怒已之心。使之膠附。於是無時無地感施以愛情。計此婦人無弗動之理。想克黎初失其希望。固屬抑抑無歡。唯年剛二十。胡能幽閉此心。不令人窺。且冷如冰雪。無向陽之一日。況世界中無數之聲響。及晉接之往來。安能無聞。無見。斐立愛之既篤。謂己心如此。或能隱動克黎之心。彼克黎者。自以爲心死。不知非死也。閉也。死者固不能生。而閉者。或有時而開。果使此心偶然而動者。非動諸拔其昏迷之人。而誰動耶。斐立後。此若能救醒其靈魂。即可以斐立之靈魂。進入克黎靈魂之中。迨克黎醒後。知必以前此已失之愛情。與今日新得之愛情。兩兩互較。必且審其輕重。伸謝斐立。重爲夫婦。如初。此皆斐立在數句鐘中。作後來之想象。而口中則未嘗輕洩一言。蓋斐立自少力圖艱苦之事。初不省社會中之交際。一見婦人膽力。卽喪。且見克黎尤股弁不已。果克黎瞪目一視。其人手足。立爲失措。斐立每自家中至布利埃道中。輒與其妹言家事。並言心愛未婚之妻。而斯簪爾則張目不瞬。聽此五光十色之言。知其兄如溫習課藝。以質證於克黎。且斐立每有所言。必得其妹一

諾斯簪爾曰此非對若妹而言阿兄當與彼言也兄當知凡有所言妹必同心唯布利埃女公子句斐立曰吾今日至將盡吐所懷迨至時一見克藜百凡皆懾卽向前面寒喧亦呐呐不敢出口自恨不能啟克藜之心如觀儲寶之器不知中之所藏者果何物也時爲十一月初旬寒威已深布利埃家人咸聚客廳之上斐立乘此時會頗有所言顧所言乃不敢涉於愛情每至切己之事則脣顫而舌橋語及學問得男爵爲之輔掖始敢傾吐其生平之實學克藜依母而坐身搖搖然如不之聞手中刺繡兩目光長注針綫未曾涉及斐立時捲房門開斯簪爾方與侯爵打捲歡笑之聲陣陣隨風入戶似此二人在此間大有生氣一見如故又兩小無猜也若阿得乃爾者見克藜不悲知己謀無用遂及其父與公爵同歸巴黎穆利尼亦至辭行侯爵夫人待之有加禮克藜力求其母以欣歡之狀將迎此富翁似甚愛其姓後來之岳氏者侯爵夫人亦徇其女之請矯若演劇於是穆利尼及公爵亦宣布成婚之故知不足以傷克藜之心公爵者尤自駭以彌天之罪乃不見惡於縰婚之妻阿得乃爾亦

深服克黎之雅量。初欲以力勝人。既乃爲人所勝。則思以他法更復其仇。婚禮之行。始定於武柏杏。今乃變計行諸巴黎。亦知其父所交之富人。必不能遠涉至此致賀。亦料公爵所延之貴族。亦決不能至。防其失敗。乃舍而去。憶待克黎成婚時。來與婚禮。遂別而赴巴黎。其去也。克黎大悅。似天氣亦去污而成淨。容采亦爲少舒。斐立已以工匠修飾其所居。乘克黎悅懌之時。請夫人賁臨其家相宅。夫人如約。明日有巨車載布利埃家人。至於滂亞柏。旣入門。有廣場樹金梧之樹。中有巨沼。四周列壘。皆果樹。克黎視之頗悅。家有園林。石路光明。且修景物。嚴靜。屋宇寬廣。而蕭寥。克黎謂此屋。乃稱其心境。屋旣陰沉。四周皆樹。似爲巨墓。而克黎大悅。以爲稱己所懷。男爵夫人先至客堂。周巡一過。見斐立之父所儲古玩。心悅無已。器物爲魯意十四時所製。而男爵夫人尤加贊賞。當此之時。人嗜古物。男爵夫人往往至拍賣之場。歷歷道古物之價值。凡恩海第三時之舊制。男爵夫人尤能道其詳。至瓷器爲沙克遜中所製者。言之尤有考據。男爵夫人往來蹀躞。大似未老之鸚哥。跳躍不已。俟爵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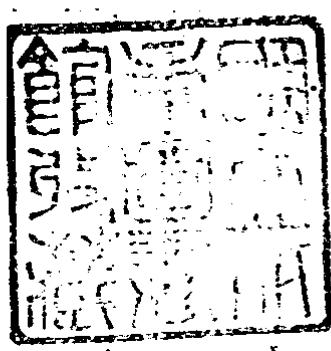
聞男爵夫人評古發言如流水耳爲之震竟不了了。唯波爾石得知男爵夫人所好。蓋平日所兢兢致慎。加以保衛者。聞男爵夫人稱賞。則大悅。斯簪爾及倭其打並不入室。但往來花徑。忽入廚次。取麪包之皮。投之深池。俾游魚吞噬。立可半句鐘。觀此游魚。有一二巨鯉。力噙一巨片之麪包。立逝。男爵見廠在其中。心神飛越。卽遵小道入機器房之間。方男爵夫人談古時。斐立卽引侯爵夫人縱觀其室。克黎徐徐獨出園次。遙遙聞廠中巨椎擊鐵盤聲。而煙筒中濃煙如人噓氣。衝天而起。園中岑寂。而廠中喧騰。兩兩不同。克黎爲之爽然。稱異。園中連理之樹。結爲穹門。克黎微步其間。心思飛越。不知所屆。園既荒涼。克黎自喟。與己命途良合。後來卽永闕於此中。樹根枯枝。自林中墜落。踐之作響。克黎則謂此枯枝之離樹。蓋如心願之墜落。於是縱目四觀。似園中景物皆嚴冷無生意。遂行過幽徑之中。愈行愈覺悲涼。心中轉以爲悅。於路轉處。自林間外望。野色四合。林木陰翳。大類巨軸之圖。猝展於壁間。克黎心爲之動。蓋中心之慘正如園中之蕭瑟。方徘徊間。忽見野景。又似蓬蓬有生氣。然則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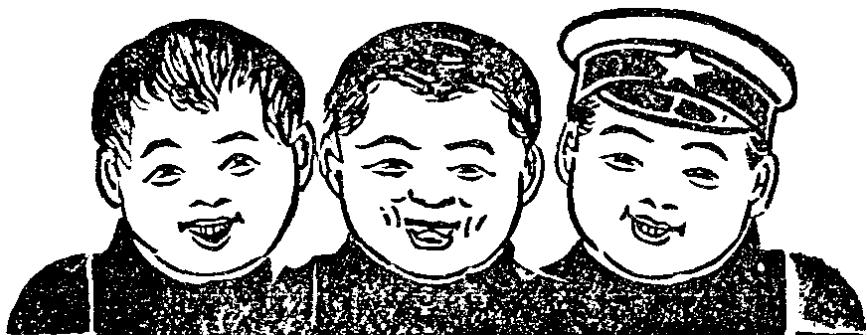
黎。之。心。思。亦。能。於。蕭。瑟。中。得。生。氣。否。忽。爾。大。怒。拂。怒。過。反。再。入。陰。森。之。途。徑。力。謝。快。樂。之。途。復。歸。靜。肅。時。男。爵。夫。人。及。侯。爵。夫。人。與。斐。立。久。不。見。克。黎。則。出。而。覓。之。徐。見。克。黎。自。仄。徑。行。來。態。度。鎮。定。貌。爲。笑。容。然。淚。光。尚。在。其。眼。知。其。中。心。不。曾。自。寧。也。男。爵。亦。歸。斯。簪。爾。及。倭。其。打。則。同。划。一。船。蕩。於。池。中。久。之。於。是。大。衆。同。歸。布。利。埃。飲。膳。時。去。婚。禮。僅。八。日。克。黎。則。以。復。仇。之。心。斐。立。則。純。出。於。愛。情。於。是。爭。盼。佳。期。之。至。迨。婚。期。愈。近。而。女。心。愈。躁。烈。衆。皆。謂。女。心。急。欲。成。禮。防。有。中。梗。之。時。時。嫁。裝。續。續。自。鐵。道。運。至。郵。政。既。爲。之。忙。電。鈴。亦。日。震。無。已。府。中。舍。人。平。日。無。事。至。此。手。足。忙。亂。人。人。如。癲。及。延。客。之。時。克。黎。忽。出。一。議。衆。皆。愕。然。謂。婚。禮。必。以。夜。中。十。二。點。在。小。禮。拜。堂。中。舍。家。人。外。不。延。一。客。侯。爵。夫。人。聞。言。舉。手。向。天。男。爵。夫。人。則。爽。然。歸。座。十。分。鐘。中。噤。不。能。言。倭。其。打。疑。其。姊。狂。病。斐。立。則。懾。不。敢。言。克。黎。並。不。言。其。所。以。然。縱。親。戚。所。言。一。如。不。聞。堅。持。到。底。夫。夜。中。成。禮。在。忽。不。爾。中。恆。見。之。然。實。怪。特。不。可。爲。訓。黑。夜。誦。經。原。不。祥。事。克。黎。若。自。承。爲。公。爵。之。婦。惟。黑。夜。成。婚。事。尚。可。爲。唯。不。延。一。客。爲。

故家所不能至。克藜此舉，蓋羞嫁其夫耳。衆頗以爲非祥。此意出之男爵夫人。然亦不能動克藜。斐立忽曰：所有女公子命令吾一一以爲然。初無不祥之疑慮。斐立既不之沮。反對者悉無效力。男爵夫人新自巴黎得一善衣。將於禮日衣以炫衆。不得已笑曰：此種婚禮大類黎園演罪人行娶之禮。似未抵斷頭臺之先與其所愛者成婚也。在禮簽字在成婚之第一夕。巴西蘭卽在兩家之間省擇其一則另聘同業者爲助。巴西蘭讀文時。僞張克藜之奩資。以愚克藜。然克藜雖聞之。亦不知已產之傾敗。見巴西蘭執筆付克藜簽字。克藜如言簽時。乃不知一半。卽爲斐立之產。斐立見婚書簽後。心中滋悅。成禮時。知事問克藜曰：汝願嫁諦學白黎斐立否。女抗聲曰：願之。斐立心始大定。



二二八





教 育 遊 戲 品

本局所製下
列各品花樣
新奇極饒興
趣能於遊戲
之中輸以種
種知識與舊
時陞官圖狀
元籌用意大
不相同茲將
種類列下

計	童	障	學	中	世	世	學	陸
子	礙	生	國	界	中	國	界	軍
每組百籌 數	每張八分	每張四分	每張四分	每張一角五分	每張二角	每張一角	每張一角	每組二角五分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升
半	半	半	半	半	半	半	半	戰

馬

旅

旅

行

行

學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棋

軍

跑

過

同

革

命

大

物

植

跑

世

界

中國

學

障

童

計

82
449927

449927

